迂書 一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llegible]
菌爲之詰氣禝爲麼雲措雹爲非安
乃以除舊布新也蝗生則曰不仁窃斉
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徳
則曰秋稼自茂也木灢泛溢則曰民無
歳飢則曰未有餞者也凡賢否是非
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以欺

九十三丈

透書目錄

記論譔本旨

或曰子之為此書也果以為可行於世乎荅曰若非病風失性之人豈不自知其不可行也或曰然則為此何用

荅曰天下萬事苟有其理必有其言竊意世間必有此道理故自不能已於言耳可行與否又何足論也噫古之君子蓋多論著何嘗計較其行不行也要之心有所欝結而不能宣則不得不籍記而自省焉耳世之齷齪之徒瞿瞿然怪之窃窃然異之睢盱而羣譟之曰彼之為此欲何為也無乃欲行之於世施之

於政乎相與驚恠之不已盖其腸肚顚營身名之私而不識君子著書之義所謂空自苦誰知之者即此輩也吾甞嫉其庸悪陋劣有不足相酬對不意吾子之問亦復如此

論東俗

箕子東来雖曰天開左海然厥後淪胥入於夷狄久矣雖其八條尚不得詳其爲某事況其他乎句麗新羅以前大抵洪荒之世法制文獻誠無可論高麗統一以後稍可謂成立國家貌㨾而令人致恨者多今

試略論

東國雖曰文物之邦箕教旣湮新羅鹵莽唯有一箇
崔致遠僅學若干詩律於唐末以来東人賴此始鮮
文字大抵最初設教之時必有聖賢相繼制作然後
方可成大段事業而致遠不過一詩人而已東人之
文字源頭如此凡事之鹵莽滅裂烏得免乎
麗朝立國五百年人倫不明國體不嚴儀章法度今
無流傳者所謂文獻只是李奎報輩若干詩律末葉
士人又頗習元朝文字如詩賦疑義等科製趙孟頫
輩筆法至今流傳而已此何益於為國大抵麗氏宰
相吟詩飲酒間或做禪家文字君臣上下以此為事

此外別無所為如此而能成國家貌樣乎統一三韓文教始通立經陳紀以垂後嗣正是麗祖之責而所謂祖訓不過以地理佛法菴堂塔像等事眷眷遺囑以為隆替之機豈非可慨之甚也第圃牧諸儒始倡理學此殆天意為　我朝文教開先之兆而究竟傳不絶之一綫為士子幸則有之至於國家實政亦未見有所得力於此矣

論麗制

科目

高麗光宗始用雙冀言設科取人冀即中國秀才附

商舶東来官至翰林學士者也其法頗用唐制以詩賦頌策取士兼取明經醫卜等業所謂詩即十韵排律之類所謂賦即八义賦之類唐賦有官韵其體如駢儷宋初亦以此取士體格最陋曽見麗朝詞賦亦是此體我朝中古亦尚四六賦盖循麗制也

明經亦襲唐制帖誦之法流為即今實學之獘醫學即今两醫司試法亦承麗制

麗朝所尚詩賦故雖以三禮三傳之類試士然或行或否終以詩賦為重

大抵歷代規撫中唐朝承六朝餘風最重詞華故風

俗甚虛誕麗氏則慕唐末季餘風故國俗浮靡無實至殺宗專以詩句酬唱為務終致鄭仲夫輩禍亂麗氏曰以不振矣

東俗慕唐特甚唐亡已久矣至今指中國人謂唐人指物貨謂唐物雖竈婢村女亦稱唐沙碗唐鍾子其實由麗氏慕尚唐制曰以口熟之致也

科目立法踳駁無稽不可悉數而其中五賤不忠孝樂工皀隷工商雜類子孫不許赴擧誠可怪駭雜類雖不可赴豈有永錮子孫之理

學校

麗朝學校與今無異所謂太學四門學署倣唐制而勿論內外元無遴士所謂貢舉令界首官試五言六韻一首中格者起送赴舉此乃認初試爲貢舉也厥後又令誦四韻百首赴舉其後又許千字中能書百字者赴舉法制可笑如此

田制

麗朝田制亦倣唐制文武百官府兵閑人莫不科授又給樵採地謂之田柴科而行之未幾爲弊無窮身死遞職之家據爲己物不肯納官稱爲私田傳之子孫其中尤無形者勿論朝士軍卒官階高下但以人

品善惡分給有差立法如此末流之獘安得防之
或曰麗朝口分永業田之法實用唐制自井田以後
田制之善最稱唐初何以斥之荅曰唐自永徽以後
口分田即為豪勢所侵奪終不能守其法故程朱論
田制亦未甞取唐制以其法制勢不可久行故也況
麗朝田制則亦不純用唐制多以無稽之法參錯於
其間入主置三百六十處御分田以為自奉之地而
即歸賜㱏其外朝臣隨其官爵之陞降而遞受職田
身死還納之際妻能守節則割給若干畆子能承家
則又給若干畆下至軍卒亦行其制至於吏隷工匠

津夫駟子雜色之流亦皆以田授收其為煩碎尨雜紛擾氄亂何可勝言奪甲與乙減彼益此考覈辨正推刷查括之際文書盈溢官吏眩惑田訟如山盜執無窮及其中世以後民無立錐之地而一國之田盡歸士大夫林廉等大族盡被誅戮而痼弊已極終無矯救之勢遂投公私田籍於火中火數日不滅麗氏亦隨而亡立法果善則流弊何至於此極

或曰然則今日田制猶勝於麗朝耶答曰今日土田亦盡歸士大夫百姓何嘗有土田耶兼并已極若不矯正民無以支保矣且即今土田數過百萬結而實

結僅居其半此亦由麗朝流弊而然矣或曰何事為弊答曰立案賜牌皆是麗朝之弊政而到今益甚田結安得不日縮且外方給復之規亦循麗朝授田之意而實惠鮮及田制徒紊誠可歎也

或曰外方雖有給復之規貢賦則并皆計捧只除本邑雜役價米而已實結元不以此減損矣答曰以入吏復戶言之豈霑實惠乎不過徒名無實而已若不釐正則何以整頓田政乎

兵制

或曰麗朝六衛三十八領之制實倣府兵之法可謂

善矣荅曰府兵專靠授田而田制不久紊亂軍皆散亡徒擁虛號何謂美法唐變府兵而藩鎭盛則安史之徒世叛於外麗變府兵而別抄盛則忠獻之輩世叛於内軍制不善未有不亡國者也

或曰雖以遼金之威終不能得志麗氏兵力可謂盛矣荅曰凡論法制當觀大體之善不善豈但取其一時勝戰之績而不究立法之失耶田制不善則府兵終無獨立之理此其大失也且麗氏雖或勝捷終不稱臣於遼金耶

或曰今日兵制之獘則其不源於麗制之獘否荅曰

兵制亦受其獘但法制畧有不同耳國初五衛盖倣麗朝府兵及各翼軍之制而麗朝則能以田給之故爲府兵　我國無田可給故不得不以良民給保給田之獘至於無公田而後已給保之獘亦將至於無良民而後已矣

官制

麗朝以海外偏邦不思國力之不逮凡百制度動皆模擬唐朝冗官極多名號徒盛雖設臺省部院卿監之屬只是空名而已分任責成之實顧反蔑如不過模得華制影子而殿閣文任尤極夥然無非浮靡不

緊而然也至若都評議司自是謀國論政之地而商議宰樞至於七八十員之多六部徒為虛設百事渙散無統其弊恰似今日備堂差下之規而各邑都監權設衙門之制至今沿襲不罷誠可歎也

銓注

逆法踈濶元無規制初入仕可堪人姓名吏部圈點入粂謂之點粂故求仕者皆賂銀為贄習以為常且開國以後功臣子孫勿論內外玄孫之玄孫許以初入仕功臣子孫雖或錄用豈有外玄孫之玄孫亦許懸蔭之理耶可笑甚矣以考課言之所考者只是胥

史能否所謂考功法不過錄其一年實仕日謂之年終都歴呈於兩都目而已此烏足以精幽明而別淑慝也

此外又有限職之制凡工商内外子孫勿許清要理民之職只許做校尉等流外雜職八九品而止雖其祖先係是三韓功臣若自高祖以下内外祖先或有工商則並錮子孫此實自古所未有之法也工商有何罪至於禁錮内外子孫耶

門閥

高麗之治大抵崇尚唐制而不知為政之本故其獘

流爲門閥用人矣或曰何以言之荅曰三國以前元無四民之分習俗貌様衹是種落之類耳麗朝立國無所依倣而爲治時當唐末中國人士多有東来者麗朝之治盖倣唐季而子孫慕華尤切文物凡事必欲一朝變革而東民椎魯實無速化彬然之理故不得不崇用士人厭賤雜技以爲鼓舞之地遂至於禁錮工商之域如此然後國俗方可專尚文物耻學雜技且夷風未殄禮義掃如故矯枉過正又復禁錮恣女子孫所謂恣女即改醮之流也原其本意非出於崇尚門閥而其獘自然爲門閥之歸矣

或曰以海外之國苟欲慕華爲治則勸懲必須如此然後禮義可典文物可觀吾未知其立法之不善也荅曰所謂禮義其可以禁錮子孫而致所謂文物其可以詩賦華藻而成乎夫惟中國帝王之治堯舜之所身教而心傳者也求之於天理而無違質之於人情而不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叙天秩而節文焉者是謂禮義號令紀綱政事典則粹然一出乎天理之正而無雜乎人爲之私燦焉可述燦然可書者是謂文物此豈可以偏邦陋俗季世凡主窃窃然模擬可成於一朝一夕之間者乎是以中國則聖賢之澤

久而未斬積累之治遠而未艾雖嘗雜之以霸術功
利亂之以黃老佛氏戎羯胡夷迭入而更主暴政汚
俗沉染而糅雜然其為治之大綱領大根本大制度
大習俗終有所汩亂不得磨滅不盡者今茲麗氏則
不然旣無聖賢開繼之治又乏儒者經術之助治旣
無本政無所師而徒以詞華藻麗吟咏啁啾之習認
之為文物刼制勒束怵迫苟從之風認之為禮義首
取士農工商四箇字而紛亂之人皆失其職而事皆
無其實烏可以外面粉飾之儀文虛張蔑實之名號
而輙許以立法之善乎

或曰麗朝制作多出唐人豈不知四民不可偏廢而立法之初偏僻如此耶荅曰所謂唐人多是沿海窮秀才避兵出来者也豈有大段見識之理或曰然則麗朝何以寵待其人荅曰比如窮裔遐陬之人得見内地之客便以為京華两班而貴之何嘗考論其胷中學識耶所謂唐秀才不過畧記中國文物制度之糟䰟正如成均下典聽得文句之流而遭逢幸會得叅制作之際渠安知四民一致不可廢一而為國也哉

租稅

比非

或曰麗朝上等田一結收稅二石十二斗二升五合五勺中等一結二石十一斗二升五合下等一結一石十一斗二升五合賦稅比今日所徵可謂輕歟之甚矣荅曰麗朝所謂一結者比如今日一結也考其量田步數則田二結方三十三步十結方一百四步三分以此推之則所謂一結甚少安得謂賦稅輕歟也且麗朝以田十六結科授者謂之足丁而使當租賦國役其外公私賤口工商賣卜盲人巫覡娼妓僧尼等人身及子孫皆不許授田立法之無稽不公姑置勿論只以應租賦供力役者言之其數亦必無多

矣

賦役

或曰麗朝以人口多寡分䓁出役其法好矣今之戶布之論盖亦祖此未知如何荅曰役之最要者不過一均字而已人之貧富不係於人口之多小以口出役寧有均一之理或曰所以麗朝戶役分爲九䓁矣荅曰雖分九百䓁終始不均必矣且麗朝國有事故則每以民戶非時科斂無有紀極百姓不勝其苦今之外方別役猶踵其獘而不能改也可勝歎㢤

奴婢

或曰鄭㷲趾修麗史而有曰東國之有奴婢大有補於風教禮義之行靡不由此云其言何言荅曰渠安知禮義先儒於奴婢已有定論何可捨此而信㷲趾之言乎麗制放良奴婢年代漸遠則必輕侮本主若罵本主或與本主親族相抗則還賤役使還賤者訴寃則釵面還主此實殘酷無據之政而㷲趾稱以可採無識甚矣且麗朝用人考其八世户籍不干賤類乃得筮仕若父若母一賤則縱其本主放許為良於其所生子孫却還為賤又其本主絕嗣亦屬同宗天下安有如許憯毒之法耶奴婢雖賤是亦人類安有

許贖之後却還爲賤之理亦安有內外八代不犯賤
然後方許筮仕之理耶麗朝雖不禁錮庶孽庶孽之
被錮實源於此豈不可矜或曰何謂源於麗朝耶荅
曰庶孽內外八代寧有不犯公私賤之理或曰東方
奴婢之法出於箕子嚴其名分有何不可荅曰班史
云箕子設禁八條相盜者没爲其奴婢雖贖人猶羞
之云云而已曷甞有旣贖還賤禁錮子孫之説耶大
抵麗氏法制中禁錮子孫之法最多如田政覆審時
漏十負以上者亦令禁錮子孫此何政法書曰罸不
及嗣傳曰罪人不孥先王之政忠厚如此麗氏則無

罪工商子孫亦令永錮至於賤口偏用殘酷之法俾不得從良故其流之弊至今愈酷可慨之甚也

或曰卽今奴婢無還賤之事亦無八代犯賤不得仕之規何謂其弊愈酷荅曰續典奴婢條曰祖父婢妾所産本是同氣不可專以奴婢例役使云而及至明廟朝議者以爲同生四寸雖不可使喚至於五六寸則親屬漸遠使喚固無不可自今自五寸役使爲當云云至於受教仍爲挈令噫人之五六寸皆其同曾祖之親而稱以奴婢勒爲使喚則使其曾祖生存目見其心何如以此骨肉相殘之徒接跡而起傷風

敗俗人理滅絶而俗人恬然視之不以爲怪其亦寒心之極矣且奴婢雖有主其實則皆國家之氓而國家視之如化外之民曾不得定一役徵一錢任其上典之所爲莫敢下手今日良役之弊實由於此此又何等政令也

或曰然則卽今私賤亦可徵其身役乎荅曰國家之於萬民一視而均愛之安有私賤則不可徵而獨侵良民之理耶但以卽今規制則雖一文之錢不可徵於私賤矣或曰不可徵者何也荅曰麗氏旣不許士族之爲工商禁錮子孫所謂士族無他生理故科授

土田俾爲世業未久而其獘無窮士族占據公田豪奪民産故及其末年至於割給京畿一道田於士大夫俾無刼奪之獘而士族占田之習愈往愈甚林廉池奇等大家巨族盡皆戮死然後焚其田籍民得少蘓而麗氏則曰以覆亡矣至於世傳奴婢亦聽其為私財私民盖不如此則士族無他生理勢難保存故也至于　我朝既不以田科授士族而崇尚門閥甚於麗朝雖至餓死不習工商士族何以保存乎此所以奴婢世傳一循麗制使之自使喚自收貢而國家置之度外不復問及者也然而兩班生理愈往愈窘

故貢饍寄上等謬戾之習日以益甚而貪殘士族猶患其剥剗奴婢之不足國家安得以更徵身役於私賤耶

或曰麗末百姓無寸土欲禁士族占據私田之弊則巨室世族皆曰士族無世業則必然流入於工商雜技占據私田之弊不可禁止云其言何如答曰麗末大族或占田累千餘結一年徵稅至於八九次甚至於父子兄弟争田而相爲仇敵其弊至此安可不禁且両班子孫其麗不億雖盡一國之田食其租稅盡一國之民収其身貢決不能贍養士族也明矣國家

既不能盡祿其人盡贍其家而使之束手端坐不許為工商雜技唯彼士族何以謀生此實决不可成之事也至于今日士族生理愈益窘迫欲為力農則霑體塗足夷於編氓不可保其兩班之體面矣欲為工商則目前便為常漢雖死而不忍為也士族非必人人而君子則其能免於窮斯濫之患乎今日世道之日益壞敗者其源宗出於此矣

或曰麗朝兩班所謂士族不可為工商云者有見之論也兩班雖丐乞不習賤業自是好事今若任其為工商則析利秋毫爭羨錐刀心術污下風俗鄙陋生

子生孫耳擩目染皆成市井之類絶無士夫之風矣
設使學習文字登科入仕年利之習已入膏肓必無
士大夫氣味其爲世道之憂何可勝言答曰今之兩
班名雖曰恥習工商鄙陋之行甚於工商者多矣不
文而有勢力則借筆登科不然則希望蔭仕不然則
或防納請囑求乞是事又不然則放債殖利推奴嗜
訟然後方得保存又不然則得做州縣剥割貪饕問
舍求田廣占奴婢以爲成家業之計此無非非理無
狀之事而兩班所謂謀生之策此外無他今日世道
果何可恃而其果無害於心術有補於風俗歟工商

固可謂末業而元非不正鄙陋之事也人自知其無才無德不可以祿於朝而食於人故躬服其勞通有無而濟懋遷無求於人而自食其力從古及今斯民之所共由則此果何賤何汚而不可為也且謂其子孫擩染云者尤不成說所謂工商子孫則別具年利膓子於胎裡而来耶其生也資質有可望其長也才品有可為延師於塾教以詩書齒名於學閑習禮樂則所學所見所聞所為莫非儒者之事有何析利之習耶試以中國言之民有子而年至四五歲則便已受學於塾師稍長則必以本經試藝於本學故能觧

操筆則恒與同志士子讀書課藝而已元無暇隙可習他技不似我國兒曺悠汎放浪爲學之着實有如此者必湏資質曾鈍終無可望然後棄而爲農工商三業大抵十五歲以前已决其趍向而亦無自棄自愚全無所事於四民之外者此可謂克守做人底揉子矣豈如我國士族懶惰不學之人非文非武游衣游食無所着落歸宿而猶以士大夫三字兀然自高者之板蕩虗妄也哉

或曰子之所論麗朝政弊頗似中窽然法久弊生無國不然今於一代制度中拈出幾件不是處以爲大

體不善之證豈其可乎答曰所謂法久弊生者非謂立法之不善也乃指流末之爲弊者也罷制則不然立法之初不能循天理則聖制以成大公至正之治徒取唐季之法參以國俗硬做一副制度而其實則雖於唐制亦昧其裡面精義細密作用之妙祗以模倣傅會爲事故自外面觀之則制度規模非不濶大儀文典章非不彬彬而其中則政事無實治規厖雜反成邯鄲之步徒爲效嚬之歸此實出於治無根本而然也其果彷彿於法久弊生者耶吾所以拈出論列雖甚寂寥所論十條莫非軍國之大政苟於此處

不善立法其餘可推而知也此豈有意於剽剥吹覔而然耶

論　本朝政弊

麗氏政事流弊旣極我　朝開國之初當事宰相如鄭道傳趙浚諸人亦苦無大見識畧取麗末弊政有所釐革推刷田民各還其主則便以爲大惠澤粗成田制以給國用則便以爲大事業科擧官制儀文典禮之類依倣唐制草草成立曰循麗俗襲陋就簡惟以臆見做去故綱目踈濶規制草畧訛戾全出不成貌樣尚何望持循遵行於久遠乎

以流来政弊言之給復給保之令免稅折受之覩首
開難救之弊源各司所屬仕滿去官之制齟齬可笑
五衛之制全不詳悉族親等諸衛亦倣唐朝袒免親
館生之法而非儒非軍有名無實大小科各設亦是
前古所無之事明經設科徒襲帖括之制不懲面牆
之弊蔭踏代加賞加原從老職之類濫雜無比甚於
宋朝之郊恩捕賊捉虎淹死人救護及納粟之徒金
玉狼籍盈街而走以散官言之軍銜遞兒大啓名器
僭越之漸司果護軍充滿一國庶孼禁錮古無其法
而只以徐選姜希孟一言著為令甲至今牢塞大典

旣曰庶孽改嫁女贓吏子孫勿叙東西班職則所當一體擧行而未聞贓吏子孫之枳碍仕路三醫司雜職亂雜太甚官制不嚴不明全無文武異塗之義甚至於醫人之守令及白徒賤漢藉其堂嘉善僉萬户之履歷而輒做牧守踏驗灾傷必須三覆爲之乃可知其虛實而一敬差雲然馳過全無踏勘之實無以九等年分猥瑣難行六官之職徒設而不責其實績一有吉凶別設都監而官失其職事無統要四民之業不專不分儒生專無教養之方不問其才行之如何混然聚試於一日之間定其立落全昧八學貢擧

之意假稱儒生遍滿一域設立東西齋分別儒品作
為鄉戰黨論以病世道户籍不明莫知民數之登耗
江海山野藪澤之屬割裂分屬於各宮其害甚於封
建鹽盆漁箭鐵冶等物凡百工匠之屬劃給各司使
之自為料販以充用度而苟簡可駭不成國體兩科
禪宗立法已甚無據而度牒有名無實以致小民任
意被剃書吏之分差各司勢不可行而吏胥專橫為
國大蠹考課無實百隷怠官開政煩數遞易無常不
以正律為重徒以前例決事宗親外戚除拜摠管而
事勢難便終罷五衛徒啓外戚干政典兵之巨獘停

五衛之上番納米布之代納軍不成軍民受其害各
司屬於六曹而又設都提調以下事體倒置一柄兩
操鎭管權輕不足以彈壓列邑兵使無責徒以歲抄
磨勘為職監司專摠百事而精神不及衆務叢脞名
雖無以水陸節度事權不一無以責成商賈不可無
稅而各司營門私自捧用無補於國屯監權管名雖
設置實則與無無異樞府空設漫無職責原任以下
與老職知事同僉樞之類袖手閑坐納贖之物不知
去處不為公家之實用而徒歸下吏之偷竊流配以
下宜責其役而慵然任他甚或私自歸家凡此之類

不可殫計只是百擧其一而已

論備局

及至 明廟又刱備局不過一時議事之地而轉成唐之中書宋之樞密摸㨾一國之政皆萃於備局而政府遂爲閑漫衙門自時任至諸曹判書兩局大將旣例兼之又於嘉善以上無論如何擇其履歷之稍勝者 啓差堂上然實則虛帶而已一二句管有司任其文簿題覆而乃使武郞往来傳言以議凡事自古安有如此官制如此謀猷之地乎每當坐衙輒皆稱病雖有一二進去者互相推諉延拖是事終年閱

歲無一實政實事其中所謂有司堂上善擧職者只
是防塞外方狀請而已似此經綸做得太容易張三
李四錢乙趙甲亦誰不優爲之乎以此一國之事漫
無統要監兵水營曰報備局不許其將奈何各司各
曹重宰將臣曰有備局在非吾所知如此如此度過
時日一遇事變百事尾觧無人可責無處可推遑遑
急急罔知攸措且其中尤有寒心者公家所重體統
而已越訴之擧情狀可惡而自有備局以來中外吏
民不以本官本道及京司該衙門爲重勿論大小事
輒以呈備局爲能事備局不許所訴所斡之猥濫煩

瑣并皆受理題決民習日悪體統大壞嚴廊尊重之地便作小各司貌樣設官分職之意無復餘存豈非駭惋之甚者乎

嗚呼自夫輓近以來名以軍國機務卿宰叅助之說出而所謂機務散漫頹闒全無清理之效其故何哉大凡百事大小雖殊其要則同主兵者治兵掌賦者理財一人全管一事然後能者奏其績庸者敗𨷖立見爲國之道但當得人而責效而已旣任之後則不當慮其不勝任而掣肘之也夫然後勿論賢不肖自當憂其職事盡心竭力矣今則不然名位地望彼此

無異一柄而操之者多一瓢而挈之者衆一事而識之者無數賢者無以盡其才不肖者易於藏其拙悠悠汎汎全無實事及其病敗之出也又無可以指的之處咎責之人寧不痛哉今指備惠句管者至擬以唐宋之三司使樞密副等重任稱之曰幹局可鍊才識可試上分廟堂之責下轄中外之務云而比擬失倫非但專非唐宋故事且以事理言之既非輔相又非兼統六曹之任則何可使之攙越職守公然侵官也名體不順事理無據莫過於此寧有裨益於國計民憂者哉間有儇利才敏之人略辦簿書則俗間奬

譽自然輳集而此何關於理亂之大體也哉內而六
卿失其職外而藩閫逃其責政出多門考績無地精
神渙散紀綱頹弛凡百事務渾淪雜亂作一鬨汨董
久矣綠礬樵子備局坐之說明白切當無容改評如
此而尚可謂國有政耶
或曰然則我朝以文敎爲治自國初至今朝野士庶
所長何事答曰箕子朝鮮以後我　朝制度大體最
善比之羅麗不可同年而語蓋倫紀明而分義嚴以
喪制言之毋論士庶皆行三年喪勝於中國短喪以
後之風俗士大夫有志學問者頗能刷洗箋註積成

劄録略有疑義發明處至於經曲疑變亦多有講究
修輯者好禮之家頗行古制雖無禮樂之根本猶可
謂謹守禮度之國也以文字言之元無積功刻苦自
得之人不過涉獵剽擬而成然如張維崔岦諸人亦
頗粗解體裁其中詩律不無刻意專治之人故如盧
守愼諸家不無可觀比之他藝可謂最勝矣大抵我
朝以禮義維持故家遺俗間有可觀者無非退溪之
力也雖然所長只此而已
嗚呼以此而望做國家之實政難矣禮服詩律文詞
固無足增損於治道至於學問固出治之本也但我

東學者實無眞得類多虗名如退溪學問若試於政
事豈無其效而時無可為終身退蔵謂之淑世善俗
以惠後學則可矣其於國家實政未嘗得力靜菴固
可有為而一時諸賢多不識時義决無做事之理然
則我 朝實未得儒者之效矣自國初當事者率皆
流俗宰相無甚大見識大才猷不過以一時幹局俗
見草刱凡事而已况國初文獻亦甚未備中國文字
多未出来俗下卿相有何出人之智高世之識而乃
能不稽古典自刱美制乎此所以凡事效嚬依倣慕
尚華制而究其實則半上落下有名無實徒有踈漏

齟齬之病絶無周詳縝密之美立法之初疵病四出
及其弊之極也事盡虛偽俗皆浮薄元無一分真實
政治只有若干外面儀節文具而考其政體治規則
非古非今非華非東只成得一箇私意規模而已
或曰子言殊未知其中竅矣惟我 英陵治功實為
東方堯舜民安物阜俗美化隆雖不幸有燕山昏政
以致舊制良法中廢者多 祖宗朝深仁厚澤固結
于民蘓子所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正為我朝設
也若謂當時宰相徒以流俗凡材不能贊猷輔治以
成法制則化隆於當日澤流於後世至于今賴以為

治者其果何所自而然歟從前論治者每不滿國初輔相而大抵開國之初則元氣甚厚風俗質樸文采風流言語詞章皆其所短而斤斤焉肫肫焉厚重質木慤實無僞故凡於法制等事寧寬而無密寧拙而無巧惟以培壅根本務持大體為主故自傍觀與後人見之則泄泄沓沓疎漏拙朴有似鈍似拙似迂似疎可悶可笑者多矣然而國初宰相非不知此而誠不欲以新奇巧密之法易其寬大質慤之政寧為人所輕而有所不較然後國脉乃可壽而邦本乃可固也

答曰世俗所謂稍有見解者皆如子所論此實似是而非不可不卞破者也噫惟我英陵誠有堯舜之資至今國能為國者一毛一髮莫非英陵之德也雖然人君摠大綱大體而已協賛彌綸立經陳紀之責專在輔相而黃許諸公德量渾厚鎮國家撫百姓則誠其所長也至於治道喫緊處則必也濟之以大學問大見識本源經術羽翼史傳討論叅酌損益曰革磨以歲月曲盡周密以成一代之典則制度然後方無負輔弼之責而諸公學與識誠有所不逮也况上有聖君恭儉為治民物阜盛邉封開拓一時諸公

心量已足尤無進步之意所以典禮樂律以至開設
北關等事並皆出自　宸衷而臣子不過仰藉神聖
之力而已倘於此時果有卓越之才通明之見者爲
聖主劈畫条陳明析治具以大公至正一視均仁之
道爲政則禁錮庶孼之法必不偭於撰成大典之日
矣分四民之業使之各趍實事以求衣食則儒生必
有作興之實國家必有得人之效四境之内必無假
稱士夫公然游食之民矣制民賦役之際地土所征
者爲賦筋力所任者爲役明立科條取民有節則必
無偏苦之役無額之稅矣勸課桒麻而宅不毛者有

征開採山澤而歸稅權於有司則國用有裕而兼并
牟利之徒無以肆其奸矣收一國之財貨歸之地部
計中外之所用量酌派給則內而各司無料販之鄙
習外而州縣無私占之財物矣兵農分則病於農不
分則病於兵五衛之制近於古之所謂軍而非兵者
若於其間善為處置則亦足以彷彿乎井田之卒乘
唐制之府兵而既無屯田之儲又乏魚鹽之資徒以
良民充定保人故其流之弊變為代捧米布而五衛
無實又変為軍門民力不能支矣官制疎濶考課無
法朝除夕遷有同兒戲曾無年限以觀其實績而陞

黜故所謂名官閒無所事唯以言語機關爲能事速
化躐陞爲妙計實爲病國之根本而各司庶官尤而
效之一國之中殆無留心職事之人矣略論大綱敗
闕立見安得以虛妄之言文餙而假借之乎

總論四民

我朝㳂襲麗制立國三百年来四民之業尚未分別
國虛民貧專出於此自國初至壬辰自丙子至今雖
經二次寇亂然尺土無損生齒日增國家所捧貢稅
之外亦無別樣加賦則雖或間有災傷累世休養之
餘民産豈至罄竭如洗如今日之甚乎以國中所謂

富家言之不過士夫勳戚及商譯輩略有饒裕之稱而至於農家則雖三南土厚處新舊穀相繼之家絕無僅有歷攷往史未有如我國民産之枵然特甚者也此其故何哉其源實出於四民不分故不能務其業而然也

農者天下之大本而其要則不出於上以奉天時下不負地利而已古者卲農之政具見於周禮地官之職其所謂草人土化之法九物糞種之方曲盡纖悉以水殄草以土訓下其地慝之類周密詳細教民稼穡土宜殆無毫髮未盡唐宋以来圩岸閘壩之制並

皆務極精巧牢壯以備旱乾如此然後方可謂之力農也我東則水利不修課農無法農事之無實甚矣吾東人治水田者必引溝澮不觧水車之易注故田下有渠曾不足尋丈之深下瞰而不敢激是以污萊之田十常八九昔我　文廟旣須其制　孝廟親覽遼瀋閒水車之利亦嘗申飭而民不能奉行者非其制之不可用也特以習俗慵惰不能力農而然也覆沙成川之灾生出無限未有如我國之甚者田額漸縮公私交病此專出於火田之致誠極痛惋而莫之知禁寧不寒心

兩班中庶至于常人之稍有氣力者皆以自手農業爲大羞恥雖目見農務之愆期灼知秋後之飢餓男婦束手皆不耕鋤一國之中此類無限其何以不負天時而能盡地力乎
國之大政無過於農農之大要無過於水利所謂水利者非但灌漑蓄洩隄堰陂塘之謂也山塲之禁耕水道之遷徙乃是水利之本山脚不崩則水道不變水道不變則溝洫有制溝洫有制然後水利乃可興而人事乃可盡人事盡然後雖有天灾民不至於束手待死矣是以歷代皆設水利之官而我國則不以

農事爲政水旱付之天勤惰任之民又爲門地之法使民恥爲農夫如此而尙可爲保民之政乎

或曰今之民産漸罄者實由於昇平已久生齒繁滋地狹人衆財産日窘之致也豈可歸咎於民不務本而然歟答曰世之爲此言者多矣此實無據之論也自有此宇宙便有此人民自有此人民便有此衣食此乃天地自然之理也寧有地狹人衆以致民産之窮匱者哉只以三代言之民居井田之中皆有所受之土兵革不作癘疫不起太平累百載民皆盡其天年生育繁滋不言可想而天下土田未嘗有增於前

也然而民有九年之畜未聞地狹之患矣
或曰我東土地墝瘠自古民貧生理窘迫豈必游食之致乎答曰不然我東土品若比中國蘇淞之饒則誠或不及而三南沃衍之土豈不足力穡致富乎貨殖志以飯稻羹魚為天下之饒地我國之民鮮不飯稻則何謂土地之墝瘠也以我東地勢言之山田水環在在皆然遮擁屏蔽形勢極好山水雜沓津液滲漉水旱風霜亦難為災西關之紬綿北道之麻布海西之鐵冶南中之竹楮沿海之魚塩苔藿峽中之蔬栗木植凡可以養生送死之具無所不有以吾觀之

則中國得天地之中氣固可謂宇宙大都會而其外
則西域日南以至日本諸國雖有珎寶出產處固無
益於養人至於衣食之資未有如我國之最饒者苟
以鄭曉吾學編觀之外國衣食皆不及於海東明矣
今以我國商販言之有馬而無騾有船而無車船商
小而馬商多馬商小而負商多知用牛車而不知駕
馬騾知養牛馬而不知蕃殖騾子獨自行販者多而
不知出厚本合衆力之最饒於行商矣商賈何由盛
行百物何由繁衍乎鑄山煮海捕魚採藿養蚕績麻
種樹果實畜牧鷄豚皆資天地自然養人之利者而

我東人全不能用力民産安得不貧乎

或曰吾東事勢與中國不同雖欲盡敺游民於農工商三者勢有所不可成也答曰不可成者何事也或曰中國則物産繁行地勢平坦舟車騾馬日夜委輸故交易既昜工商甚盛我國則三分之中山居其二開野之地絶少巖險之疆甚多人皆崎嶇居生於山碵石角之間舟車通行之處十無二三況且物産尠薄交易不繁所謂馬販子背負商之流終日奔走不得售賣京都立廛之商眼穿待人而掉臂過市者十常八九以此觀之則雖欲使工商盛行其可得乎子

不過徒見中國文字不量事勢之不同而便謂吾東工商亦可如中國商販之易此不幾於諺所謂房内地理之說乎答曰此非但吾子之所惑也實吾東方自古人人之所大惑也今試條辨其不然子試聽之我國商賈名雖曰交易實不知交易之理大凡商販之道必有坐商店鋪然後行商方可有利而我國外方全無店肆交易懋遷安能成様乎或曰卽今京中富人多出錢貨裝送行商於外方而外方商賈亦載物貨来售於京市如此之類豈不可謂坐商乎然而勿論行商坐商吾未見其有甚利益也答曰此乃不

通之論也今之所謂馬販子者以一馬載物貨所載幾何出往外方又無接容收買之坐商故奔馳於遠塲近市遍歷乎深山窮谷艱辛售賣贏利幾何人馬路費所用幾何一馬背之贏餘奇羨勿論京鄉寧有大段之利乎小或不謹輙喪資本此所以裝送者行商者都無大段利益也

夫謂吾東地勢山峽居多不便行商云者無據之論也國人之往來中原者只見遼東平野便謂中原則皆是平地馳車騾馬無不如意吾東則五里一山十里一水石角泥淖無處不然其勢元不可用車云而

殊不知中原雖多平地其間險處亦復相錯雲貴四川两廣閩浙秦晉楚豫莫非山峽之地且多沮洳之鄉而其險尤有甚於我國者多矣中國之人不廢車運且以壬辰明師言之軍餉器械皆以車載八年屯戍車跡遍於三南丙子日記亦曰清人以一牛駕車車制甚捷所載大砲如二間大樑相接於路云未知此等車輛則别開他路而來耶抑盡修道路而来耶東北絶險處則容難用車三南两西之大路其外水陸都會平行之地寧有不得用車之理耶大抵舟車之作出於聖人聖人所作必無不可行於天下後世

之理中庸所謂日月所照舟車所通云者可爲車輛
通行之證矣試以周禮考工記觀之山行渡水之車
斲輪之法各異且見明人所記車制則所入木料鐵
物之類名色甚多想其制度與我東之車絕異而東
人不識其由每言地勢難用車此誠鹵莽之致也
或曰吾東之通中國亦已久矣果有妙制豈不傳得
而来耶答曰自三國至于麗朝只衣麻布及至文益
漸得来棉種後始免凍膚之患如此切緊易傳之法
猶不知傳習况於車制誰肯傳習而来耶且以三椄
布言之堅韌過於棉衣訪問其法一學可傳而終不

學其織作之妙且以造磚言之若干莎草可造一窰累千箇而亦不能學得事事如此此非鹵莽而何且所謂用車云者非必以一車自京下鄉自鄉上京之謂也中國則水陸衝要人物湊集之地必有站車站驢於海濱河邊等處客商卸其船載之貨則車主受直運致於都會之地都會之地又有大商收買客貨者轉輸灌注如此然後交易之道方可盛行矣

或曰子有站車站驢之説而此非土産何以辦得答曰無車無騾何以行商中國之灌田圃碾米穀駕車立驛皆此物也土騾雖矮猛悍堅忍散之店站足以

遞運分之郵傳可充驛騾況遼東小驢之價不滿一
金多買以放於牧場則不過幾年騾子必蕃矣麗史
馬政中亦多有驛騾驛驢謂非土產不可辦得者何
也

附金相埼甲申上疏

疏曰夫馬之往北京者將相續而發臣竊以為依中
原用車之制則此亦非小補也或以為我國路險與
中國不同決不可用車臣亦嘗行中原之路中原豈
盡平坦哉自義州至遼東會寧青石兩嶺皆我國所
無之險也猶且車載以踰我國豈有不可用之理乎

平安監司臣金世濂亦言之云云

金公由水陸两路往來中原力主用車以此疏見之亦可決矣或曰我國非但路險且多泥淖之地輪陷不轉則奈何答曰海西北關今皆用車路險之說不足多卞且瀋陽有二百里沮洳之地而未嘗不用車輛吾東亦有如此之地乎

或曰誰肯設立車站於水邊誰肯收買客商之重貨乎答曰此皆迷劣之言也若使風俗不恥工商則站車受直收買重貨之利獨不及於廣置田庄收其賭地多出錢穀徵其長利之利乎此等富户皆可為之

何謂無人可以辨此

夫所謂店鋪云者必有大商出其重本廣設店面然後物貨之輳集者方可殷盛也所謂大店鋪者有飯店酒店油醬麪餅三牲肉店磨坊米坊藥鋪書肆錦段紬綿麻苧皮毛筋角魚塩銅鐵材木顏彩紙地已造之棺槨現成之衣服時新菓實鷄鵝品味醫卜工匠役人脚夫之類色色俱備物物皆新然後交易之道方可殷盛而我國商販之地如此者幾處

或曰即今京都市肆此等販賣之物大抵皆有而吾未聞其利殖之必勝於外方都會處矣答曰不然京

都廛肆雖有此等物貨其所以交易之道不如中國商販今試拈論一事可乎

大抵中國則大商出重本設店肆小販子受直為庸保故賣酒賣肉之流其身雖貧所持資本未嘗不厚本厚故利亦厚為店主者按月按季受其利剩分其工銀於庸保之流此所以主客俱優貧富得所者也我國買賣元無此風賣酒資夲或不滿一金者甚多衣食其中以圖贏餘夲既零星利從何生

或曰此不知物理之言也我國人生理貧薄無比朝夕不繼飢寒切身者十常八九設使市中酒肉如山

其誰有買食者乎
答曰此乃徒見目前之形不知循夲之言也天生斯民皆具衣食之理何以我國人則别㨾貪薄不辨衣食者十居八九耶果令擧國男婦皆盡其職則百物之直必皆賤歇寧有交易不通之理耶飮酒食肉恒人之所願欲也苟有買食之勢則何故不買食耶今不思其制産之道徒以交易難行爲言此果知夲之論耶
大抵物貨之絶貴未有如我國者細棉布細麻布之類其價倍於中原之濶白紬其故何也棉麻紬苧旣

是土產而西北湖中之外人不務栽種織作故價之過濫如此 此風一變婦功勤苦則細布價直豈至於此耶

或曰中原則百物價直其果賤歇耶子何以的知也答曰吾見中國人所記文字則以銀五兩買女人衣服而絹裙細袴段衣髻飾翠花鍍金珥環并皆一新欲買於我國則雖用十數兩白金決無辦得之理物直賤歇推此可知矣

或曰衣裙價賤如此則買者雖幸賣者何利答曰賣者以白金五两買他物則其直亦如衣裙之賤歇何

謂無利

或曰中原無貪丐耶自前使行八燕路傍懸鶉者絶不可見何歟答曰中原人雖甚貧窶衣至半垢例皆賣之質庫所謂質庫即典當鋪也典當鋪以減價買其衣以授縫衣匠則漿洗縫補又賣於獘衣之人所以懸鶉者絶罕也或曰當初賣衣者受其減價何以爲之答曰添價若干或買新衣或買衣資矣我國人則一穿衣獘又製新衣此所以衣服之常獘而雖買獘衣不改而仍着之幾何而又盡獘乎

或曰試以猪羊鵝鴨言之中國處處有之我國則元

不繁滋風土之不同畜産之不豊此可見矣答曰董越朝鮮賦以我國人縱放鷄猪不置圈栅且不設籬於菜圃為極恠異之事此可見東俗之不善畜牧矣國俗不善為猪圈一户牧豕擧村皆怨故牧豕者無多豈由於不繁滋之致耶羊有二種北羊毛美而性燥故謂之火羊南羊毛脆而性柔故謂之綿羊即今羊種皆是遼金所贈火羊故不宜於東国若得綿羊之種則寧有不繁之理羊雖賤畜而我国則以其絶貴之故一頭貢價至費數十餘石之米誠可歎也以鵝鴨言之中原鵝户刮其卵皮啄苞甚易且喂年麥

肥壯尤速我國之人果能養鵝如此乎中国之人專爲一事故業專而利廣我国之人不過以餘事閑隙爲此等畜牧故所業不專所畜不盛烏可歸咎於物産不豐風土不同之致哉

或曰如子所論工商盛行則鄉曲閒游之徒雖無田土不得佃作亦可有餬口食力之道乎答曰店肆漸廣販賣日盛則或庸保而食之或負薪而賣之或書字筭計受直而食或驅車擔貨遞受脚價或開設木店賃人造屋此等食力之道不患其不廣矣

或曰京都豈無閒漢而未聞助工受直以爲生理者

矣答曰此一款政可明東俗作生理之鹵莽請試論之請問今之欲造數十餘間瓦屋者當費幾箇月日

或曰此係主人財力之如何安可預定乎

答曰中國人有財力則未滿一二朔可成矣或曰豈有此理答曰主人備其工本粘示於門曰某日本户造屋仰諸色牙行並顧云爾則廠人以蓬芚設廠往馬木店以幾等鍊材往馬窰户以瓦磚墼坯往馬石工以柱礎砌石往馬鐵店以裝釘鉸鐵往馬開漢幇手以開基執役往馬工師圬者以手藝什器往馬各執其物各辦其役各畢其事各受其直而退為主人

人者不過饋茶俵銀而曾未幾日已見眼前之突兀矣或曰快則快矣濫費必多矣答曰不然東俗無此法故遷延淹滯浮費反甚矣或曰其於我國終無爲此事者何哉答曰不然四民一分則不過幾年遍地皆如此矣

或曰兩班之農工商國家何嘗禁制之乎渠自不爲之耳答曰兩班爲賤業則國家永錮之此非禁制者乎今使士族果爲農工商則交游婚宦其無妨碍之理乎人必首稱曰彼漢已夷於平民矣鄙而絶之唯恐不嚴其爲禁錮孰甚於此

噫國家名雖曰優待兩班其實則維其手縶其足使之公然飢餓而已愛之適所以病之優之適所以困之也此豈順理之事自然之道乎雖然國家之以此受病尤有甚於兩班請試論之

我國家貢稅之外不得以丁口賦民身庸此何故哉非但優待兩班故不得徵其力役也兩班不農不商元無手業雖欲徵出身庸其可得乎口賦之制歷代同然而獨以優待之虛名坐致國計之窮窘其失一也

既不得徵出身庸於兩班則中庶其肯獨納乎國中

無屬處最疲殘而易侵責者只有良民而軍國經費着手無地故不得不以良民爲財物瓜分豆割屬之各司充於軍保此實古今所無之制而民役偏苦理勢之所必至其失二也

既以門閥用人則人皆有五藏七竅有何愚人不欲爲兩班中人而樂從軍保之賤役乎雖納一絲一粒而帶役名人必恥之恥則避之避則難充其失三也

此外許多痼弊專出於此而究其根則國初立法之際不能分别四民而然也捴之民無經業市無定額生理困竭已極若無矯捄之道民必澌盡後已矣

論門閥之獘

或曰聞子所論大抵深慨吾東崇尚門閥之習而但門閥之所由来者久矣書曰乃祖乃父世篤忠貞周人貴貴賤賤孟子有不得罪於巨室之訓詩曰世執其功禮曰祿及子孫三代之於世臣重之如此矣荅曰世篤忠貞引其先而勉其後也貴貴賤賤謂其近於君也此豈崇尚門閥之意耶先儒論巨室二字曰戰國之世巨室擅權遷欲勝之適足取禍故孟子推本以言務服其心而已世執其功勉戒纘功之意也祿及子孫俾勿失祿而已此何嘗干涉門閥耶書

戒席寵惟舊春秋書仍叔之子来聘譏世官也孟子引葵丘四命士無世官禮曰大夫不世爵此獨非聖人之訓歟

或曰春秋之世列國爲政者無非世族左氏曰有祿於國有賦於軍世無失職能業其官公羊曰世卿禮也以此觀之世族不足任歟

荅曰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故夫子屢譏世卿公羊曲說何足信也三桓擅魯田氏移齊宗競于楚族大多怨其非列國之痼疾歟大抵列國陪卿盖無非聖人之後宗戚之卿故有立族賦祿

之制此蓋封建之餘法也子欲引封建之制以比今日之門閥乎

世禄固先王之制也而其源出於封建封建寓於井田先王量禄以分田視口以計食品節差等井然不同諸侯十於卿禄卿禄四於大夫大夫倍於上士士禄視上農夫僅以代耕而已此皆先王之世聖賢之後天子建諸侯諸侯命大夫使之世有其禄毋失其職者也然有升擧與奪之法天子有夷國之政諸侯有收禄之制故丹朱以堯之子當舜之世而不得繼絶是以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廢置之

嚴蓋至於此後世則不然阡陌之制反於井田郡縣之法異於封建則世祿亦安能獨行耶是以漢唐宋明以来任子門廕恩廕銓補之規代益鐫殺日以嚴密但於官制之中畧寓世祿之意而已未嘗輕任之以政遍賦之以祿世傳之以官也我東人唯其不明乎世祿之源委如此汎認世臣皆可以得祿世胄皆可以得官蔭叙無法官方日淆此不但不識古經世祿之義亦且不識後世用蔭之事理矣

或曰世世祿則然矣三代名臣大抵世胄此可見圖任世臣而然矣荅曰迂哉子言也三代名臣曷嘗專出

於世胄許多名臣之後豈無衆賢之人乎其人偶賢而著於經傳故子認以爲三代唯用世胄也世胄賢則用之側陋賢則用之立賢無方此所以爲三代豈如今日不問其人之賢否唯觀其祖先之官銜耶噫三代用人有三物四術八柄八法賓興大比之制庶民之子有德則興三后之胤不肖則廢大公至正嚴明縝密安可以後世門閥之陋習比方於先王之制耶

或曰若如子言則江左何以最重王謝元魏何以甚貴崔盧唐初何以特定氏族耶答曰江左盖循魏晋

之弊其源出於陳羣中正九品而九品非取門地也乃擇人也然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古人固已斥之矣王謝桓三姓江東所重而敦溫之逆蓋出世權山東四族有何可貴而元魏重之此乃夷狄無稽之擧唐太宗與臣民爭門地鄙陋無識甚矣大抵門閥之弊先儒已有定論無事架疊而自宋朝以後中國更無以門地高下用舍人物之規我朝獨循麗朝弊風以至于今矣雖然國初猶有唯才是用之意名臣碩輔多出孤寒至于輓近則偏重之勢遂不可返今試略論如左

世家巨族怙勢驕恣志願唯在富貴意氣自然汎濫族大援盛者門生故吏姻婭義舊布滿於世榮辱用舍惟意所欲位遇隆顯而自以爲分內之物少或退斥則凶悪之徒敢生怨國之心不知嚴畏恭恪之義徒肆冥頑悍慢之習公議難折其氣焰威罰難懲其暴戾凶國害家者多矣此非國家之深憂耶

凡爲天下國家者只當問人才之賢不肖而今則先問其門地此何義理且古之所貴者忠臣孝子之子孫而今之所貴者祖先之官閥而已我國文臣不過以表三下僥倖取富貴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無

功無德者十之八九此何足蔭庇雲仍而名曰宰相
兒子雖頑如土塊必做好官又有甚於此者均是一
祖之孫而或以父做名官而子得顯仕或父未得職
而子枳淸塗又有甚於此者或均是同生而母有前
後室門地高下之別則同生之中其所行世反以外
家而懸隔又有甚於此者同生之間亦有以妻家之
高下而行世懸隔者凡此之類醜悪無識有不可言
古今安有如此義理哉
人以爲凡其祖先果有名德官位則子孫之蒙蔭顯
仕事理固當云此亦虛僞之說也人臣有名德官位

則褒尚禮遇可也有何子子孫孫蒙德無有窮盡之理耶必如此言則我朝宗室子孫疲殘之極不免軍役而士夫支庶則初不敢生意於簽丁何歟且鄉曲两班亦不無名人子孫而及其出身無所攀援則終身沉屈京華之人自其始祖以下無一可稱名德世濟其悪素稱小人子孫而族黨强盛氣力方張則名塗顯列曽無小枳世所謂名德蔭庇之說豈非虛謊之甚耶

此外恩蔭之制尤多無稽名曰生進初入仕而生進無數名曰清白吏戰亡功臣嫡長先賢子孫初入仕

而此類又無數吏判何所取舍乎名家子入政目則謂之彬彬而名家子皆賢乎只以一時形勢顔情為之所謂蔭法豈非有名無實者乎不均不公者乎不過睹形勢於吏判之門而已何處更有公道乎噫今之所謂識時務者皆曰擇守令則萬事可做此實可笑之言也宰相子弟名家族屬寧有挾其形勢白首不仕者乎初入仕之有窠也請囑曰某台某令之子與孫豈不堪於一命乎吏判曰好好政目出則人皆曰彬彬及其陞六也又請曰豈不合於一縣乎吏判以何辭拒之使之無故作散乎不得不除邑則何由

而別擇守令乎此類挾其形勢到官貪縱倍甚於窮鄕無勢之人而監司塞耳而書上考御史瞋目而置褒啓所謂善治守令強半不法吏也噫吏判豈皆循私者而無奈政規之如此何哉以如此之政規強責曰吏判擇守令萬事可做其果不知而言耶抑知之而強爲之說耶

噫兩班何其太僥倖歟名曰儒生而能讀經書史記者百分之一耳論其文理則未觧蒙者滔滔而徒習類抄剽竊之技出入塲屋望其僥倖雖愚騃百無用之物苟有勢力則人皆曰此人初八仕光羅牧自是

自来物耳為其父兄者亦曰門户扶持勢不可不做官也人人如是箇箇如此雖不得及第至於蔭仕則十分之九皆為名家子所做下於此者百般貪剋萬端牟利得成富家翁則便與宰相結婚圖得蔭仕又下於此托名校宮作為黨論投合時議以冀拔身高則做官爵下不失稱豪於鄉里人心世道之日入於無可奈何之境者非此而何

噫自夫四祖無顯官充定軍役之說出而人人皆以官職為决不可無之物雖名賢碩輔之後孫數代不得仕則稱以中徵不通顯仕雖鄉品子枝崛起豪富

聯姻巨族則便成两班雖貪黷無行吮癰舐痔之人得做顯官則子孫蒙德無限國之官爵有限而一國之人非理求官者無數似此两班何益於國哉開易得之門示僥倖之路敺之以必争之勢故人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唯以得做士大夫為榮日夜營營如狂如癡蠅營狗苟無所不為寧殺身湛宗而有所不憚人情固然亦何足異哉以私奴言之日夜所望贖身為良民也良民則求為哨官營軍官營軍官又求為座首别監别監又求為鄉校有司掌議掌議又求為初八仕初八仕又求為素門平族素門平族又求

為高門大族大族又求其長保富貴皆生踰分之望
盡有過量之願必欲躐等而拔身不肯安坐而守拙
嗚呼富貴人所欲也古今何異而千萬不干涉之人
望其僥倖晝夜奔競未有如我國人之特甚者此何
故哉專尚門閥使人冒死相争故也噫士農工商均
是四民若使四民之子一樣行世則無高無下無彼
無此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决無如許争端
矣今乃不然朝廷所以用舍人世俗所以接待人者
只就門地二字為之間隔歆羡動於中恥憤形於外
利害切於身機關生於心商耻商而工耻工農耻農

而士恥士舉一國無守分之人舉一世無勤業之人
爭閱日甚於朝廷鬩狠日甚於鄉里噫先王設四民
使各守其分而今乃不安分如此此非國家之憂耶
世所謂喬木世臣休戚與共擁護國家等說名則美
矣實則蔑如莫非虛言浪說而沿襲已久作一義理
甚可笑也大凡平居無事則巨室泛濫之徒專制朝
權許多變恠多出此流一有事故則奔走四散爲民
先倡以壬丙亂時言之大小朝臣私逊落後者十之
八九休戚與共者誰擁護國家者誰且我國雖尙門
閥而　明宣以前用人之道不甚拘曲狹隘輔相卿

宰多出鄉曲治體政規亦與近代絶異雖設備局而政府六曺猶能各專職事別無所謂數三名宰専管機務之事矣士大夫亦無世世必居京城之事有職則承召無職則還鄉旅進旅退故亦無所謂巨室世族擁護鎮服之説矣癸亥中興以後患變累出危疑殊甚故諸功臣任其擁護之責厥後人之聞見習而為常每以為世家巨族有擁護鎮服之道云云而甲子以後變亂繼出則鎮服之説亦未必有驗於危疑之際矣為國之道所當體統尊嚴政令正大以馭大小臣功則自無危疑之慮矣安有堂堂國家反恃巨

室之擁護者耶漢朝倚重於外戚東晋托國於巨族吾未見其效而反有其弊而已

或曰子言雖如此終是未達之言也我國兩班京鄉絶異今使鄉曲之人主張一代之言議則能辨否乎叅聞廟堂之謀畫則能辨否乎句管軍國之機務則能辨否乎政例事體朝章儀度其能諳悉否乎事爲施措裁酌變通其能周旋否乎使之爲方伯則不能彈壓守令使之爲守令則不能通識治要生踈鄉暗不成模樣吏胥掩口鄉僚縱恣萬無擔當之理矣且鄉曲之人世居田野非不知民間疾苦官吏奸弊及

當一邑多不能擧職京華大家子則纔脫儒巾置之
字牧亦能曉解物情善於治民雖進而與聞國事亦
且識事體察緩急劑量事情曲盡善處任重擔巨吙
吙做去國家所以顯尚門閥豈非事勢固然者歟
答曰所謂京華子可觀云者祗是便捷於言辭擧止
而已文雖短拙能作燭刻科文雖無識見亦能粉飾
辭令父兄儕友之間聞見則廣故粗能以斗筲之才
蝺梔之色酬應俗下事務者間或有之如此則謂之
才局年除月遷句管軍國之務嗚呼此所以國事之
日漸非而人才之日益渺然者也

在家

天之生才豈有京鄉之異士庶之別乎大抵京鄉貴賤之有間者形勢使之然也何謂京鄉之有間也士之所以爲士者讀書窮理從事師友以講其治己治人之法然後方可以出身事君矣今以我東所謂文獻之邦言之莫如安東尚州等地吾嘗往来安東近地熟聞其地士大夫家實無書冊文獻矣安東如此其他可知至於右道晉𦶋特甚湖南左不如嶺南所謂三南巨擘多不過熟讀陽節潘氏之類耳此流在在則既無父兄親𨻶觀感之益居鄉則東隣西舍又莫非啖棗栗較陰晴之村農也全無聞見全無講磨

志趣之淺陋意氣之餒弱擧止之踈野言辭之迂拙計慮之短淺事爲之齟齬固其勢也雖萬一僥倖得成科名自顧門閥單寒學問空踈躋攀無路形影相隨而側迹於富貴子弟意氣生風之間則氣餒自然沮喪談說自然局促有若諺所謂村鷄之入官廳矣嗚呼此果其人之罪耶如此而責之曰鄉曲之人無用其果近理乎

或曰鄉曲雖罕人物京華世胄自足以擔當國事矣荅曰子之言區窄無識甚矣果如子言則只以京城兩班分排百執事亦自有餘矣漢江外孤寒兩班何

不悉充騎步兵督徵身布以充國用也如此則國事猶不至為無實之歸豈不勝於虛縻兩班之名看作無用之物乎

或曰如子所論則國家不當崇用士大夫乎答曰士大夫安可不用乎或曰子既深斥門閥之弊而又曰士大夫不可不用何其言之矛盾也答曰子以門閥認為士大夫何其陋也士大夫三字關係至重我東人不能通解其意誠可歎息夫所謂士大夫者乃是士君子之一名也高則聖賢下則清脩吉士然後方不辱士君子之名矣我東人每指門閥子弟為士大

夫門閥子弟心如市井行若駔驓者多矣未知此輩其可喚做士大夫乎孤寒處地中亦必有心事如氷玉者未知此流不可喚做士大夫乎

論救門閥之獘

或曰子之所論雖極痛切門閥之獘何以救得乎國俗如此厥惟久矣今雖以嚴威驅督兩班使之自同平民決無聽從之理罪之則不可勝數不罪則無以行法子言豈非難行無用之空言耶

荅曰雖以三代聖王所以治天下者言之不過曰四民務其業六官述其職而已四民務業六官述職之

本又不過曰以大公至正之心行一視同仁之政而已然則不祛門閥之弊更無着手做事之地此吾所以極論者也雖然天下萬事不出於順理而已自然而已今吾所論實出於大公至正物各付物之意理順甚矣自然極矣有何難行之患而乃至驅督之境耶

今就四民中只取一箇士字先加整頓理會則其餘農工商自然不待勸勉各務其業必矣四民既務本業然後六官可修其職苟能行此則世所謂痼弊巨瘼深根固蔕决難動摇之類自當迎刃縷觧氷消霧

釋少無難捄之慮矣元氣實則疢疾祛實政勝則文具革此乃必然之理也

噫吾東之崇文教設學校今已千餘年矣終不曉造士之法百獘由此而生寧不慨惋

夫聖人之於萬民非不欲人人而教養之也非但力不能給實亦事勢之所不能及也遂於衆人之中擇其俊異者而教養之使之共天職而治萬民制民産以爲養明人倫以爲教此乃易所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義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德行藝也教萬民而賓興之大胥

候
侯

掌學士之版（版即籍也）三年大比（比即攷也校也）

王制曰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選擇而用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才過千人之謂）升於司徒者不征（征謂徭役）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學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班固曰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夫三代學制條目雖未可詳以其見於經傳者言之既取凡民子弟之俊秀者而教之則此已選士也為之版籍則又可見選士之有籍也自鄉陞司徒然後始免徭役自司徒而升于樂正自樂正而升于司馬

自司馬而升于天子則可見其選之眾難也賓興而大比八學而考校不率教而屛之外行能同而別之射則可見其考論之益密也其所以教養之備考校之精升舉之愼槩可知矣苟非俊造秀異之士決不得混跡於學校也明矣

至漢武帝設博士官置弟子員至元魏繼定縣邑生徒人數至唐而置京都學生八十人府州以下以次遞減至宋而有三舍選補之制金元至明學制學額益加嚴密如此然後方可造士矣

或曰造士而必爲之限制名額則一國章甫之得叅

者幾何不但士子缺望易致謗訕而已亦豈有菁莪樂育多士蔚興之休哉

答曰不行升擧之法不問賢愚之別一例待之汎稱曰士此果作興之道耶漢末延熹中大學諸生至於三萬餘人未聞有補於儒教適足貽害於世道今子之論又復不計猥雜以多爲貴何也

我國雖曰設學不知八學之制儒生刱出所謂青衿錄任自八之其爲可笑者一也

歲貢與科第相爲羽翼無此則不成爲學校我東則初無此制自高麗至今認科第爲貢擧可笑者二也

教士之責專在師儒以舜命契觀之教胄之法不啻至重而吾東師法不嚴儒生輩躬出付黄削名損徒等恠舉自相鬪閧莫之禁制可笑者三也

外邑設校生使農夫籍此爲避役之地不知此爲崇儒而設乎尊聖而設乎恠駭莫甚絶無意義可笑者四也

既有八學之制則不可無黜學之法行止有虧者師儒覈實而黜之此外三次見黜於師儒考試之際者亦黜爲民此乃出於三代比校之遺制而吾東無此法只以疲弊校生落講充軍爲考校可笑者五也

或曰如欲以考試見落黜之則今日儒生見落者必多豈不怨謗乎荅曰比校乃賓興遺制其事至公安敢怨謗乎中國儒生臨其考試自量其才不足則每多有自願免試出學者矣

或曰名額旣定則額外士族子弟勢將不保儒名矣豈不恨怒乎

荅曰今人以假稱幼學之無限爲苐一獘而莫敢爲救獘之論者以其萬萬難處而然也今若試取儒生以充額數額數之外又設增廣生貟額則此乃額生預差也其外又設附學生無定額則勿論真正幼學

假稱幼學高門寒族平民之欲保儒名者皆可安身於此中矣如是則萬無怨謗之慮矣

由是觀之中國之處儒生周容如此禮待如此故千萬年無弊我國則無此故其弊日甚若能悟此一段而善處之則萬事無難處矣

論學校

三代以上造士之法雖非後世所能盡行苟能善得其意則不害其為善學三代也朱子曰當今之世雖孔孟不就科擧何以行其道然科擧何能累孔子乎其論學問科擧兩不相妨之意明白痛快足洗俗儒

厭賤科舉之論矣

嗚呼科舉者古之學校遺法也後世之法得三代之遺意者莫如科舉天下至公之物亦莫如科舉苟使科舉真得教養賓興之遺意則得人之美何必遠遡於古惜乎我東自麗朝始設科取士而大抵略襲唐制兼採元朝之法然名雖設科而實不識設科之意義我　朝遵襲以至于今請試論其立法之可笑以明今日為弊之無限可乎大抵科舉何為而設也將以得人才也人才何以則可得也教養而已教養如之何而可也建學而祀先師聚天下之英才使之

讀聖人之書於學校然後方可成其學而國家取士於學校之中然後方可得人矣我國學規古今之所未聞也內而太學只聚鄉曲治經若干人使之坐喫幾碗飯外則並與幾碗飯而無之只令校生一名守直聖廟而已所謂兩班儒生則齋任只行朔望焚香春秋釋菜而已嗚呼夫子學者之師也建學之意將使弟子依歸先師以成學問乎抑只爲焚香報祀而已乎只爲行祭則是乃夫子之祠堂也非所謂國學州縣學也只令典僕灑掃亦豈不及於校生輩乎其爲聖廟之羞辱甚矣

然則我國名雖曰設立學校實則與不設無異矣或
曰擧一國學校皆欲養士則物力難支矣答曰初不
設立則已矣旣設則安有無士之學乎有士則安有
不養之國乎以成均館言之旣欲養士則當劃給其
費而只令典僕擔當養士故典僕不勝支當都中買
賣之利莫如屠牛故又令典僕擔當屠牛俾供其費
噫聖廟何地而乃使長在屠肆凶穢之所者灑掃廟
庭也此誠不可使聞於天下後世之國體也
以學職言之成均館則自知事同知祭酒大司成以
下不可勝數而外方則曾無一官之檢察學政者有

學無官是何事理内外懸隔亦何意思學中無士無書無師無官何故强稱曰學校乎

噫巫醫至賤之技也而苟有全無其實而冒其名者則人必大笑之至於士者其責如何而勿論目不識丁行身麤悖與否一着巾則皆稱曰士吾以爲士不係於學校而只係於着巾與否也唯其如此故士而無行人不惟之士而不文無識人不異之全無其實而冒其名者莫甚於士而人反恬然視之吾以謂世之待士不及於巫醫也遠矣嗚呼此豈爲士者之罪乎不教之不養之國家視士漠然若不相干涉士亦

視學校漠然若不相干涉無拘無束自行自止苟非豪傑之士卓絕之識其孰能拔足頹波之中下手聖賢之學哉

或曰設使國家修明學校之政科擧之士豈能做聖賢學問乎答曰陋哉子之言也聖賢以經術教人國家以經術造士誠使立師於學校之中以五經四書歷代子史教訓蒙士嚴立學制師生之間日以講明義理爲事則作興之效豈止於徒成科儒而止乎必有卓越賢士輩出於學校之中矣

或曰國朝亦有外方教職而少無其效矣答曰國初

訓導皆以寒乞兒差送如今日圻營之差撥將故兩班不肯受學只教校生輩史略千字雞塚之諺至今傳笑中間亦依中國教士之例設立提督亦不曾嚴立學制只改訓導曰提督依前以寒乞兒爲之有何教士之效乎旋以非舊法罷之訓導亦因而不設我東凡事如此而徒以爲新法不可行豈非可笑者乎

論學校選補之制

有學則不可無士有士則不可無師士者選士之謂也師者教職之謂也此外又當有提督學政之官缺一於此則不成爲學校矣

夫名不正則言不順士有幼者亦有長者何可勿論
八十二十通稱曰幼學耶幼學之稱蓋倣曲禮而禮
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此豈長成後可稱
者乎其亦無稽之甚矣今當勿論長幼生死得録額
生者並稱曰某州某府某郡某縣學生員可矣
噫我東雖曰右文生員二字之義亦至今不能解知
生員者生徒之生員額之員也必入學之員然後乃
可稱生員矣今之小科異於入學既無意義且初場
稱進士二場稱生員分而二之尤為無據自成周有
進士入官之制而唐宋以來乙科以下皆稱進士及

蕚此乃出身之稱也小科安得冒稱乎至於生員又復假稱進士行世此尤可笑究其本則不識入學教養之制故生員二字亦不識其爲員額之名也今宜正名正訛以爲造士之本矣

或曰京城既有太學又設漢城學何歟荅曰太學與州府郡縣學生其塗絶異矣漢城府自是京尹事體與府尹無異設立府學有何可疑

或曰成均館既任教胄之責四學亦掌課試則教士之道不可謂不備矣京外皆有靑衿錄遴擇士族子弟且設西齋以處凡民之子又設有司掌議色掌之

名俾為士流之領袖我國學制何等周密而必欲紛
更何哉
荅曰成均四學所教者何事欲以實學通讀謂之教
胄乎陞補合製之給初試乃是麗朝弊風本非歷代
學制也青衿録所擇皆是文行可合之士乎士者四
民之首選擇充補當有定額此乃國家莫重之務也
何可使年少士子任意入録無復限節乎一入青衿
録則便成兩班雖十代無科名目中無一丁之流終
身逸游作一通民傳之子孫不出一錢古今天下果
有如此無實虛浪之學制乎別設西齋又何意思夫

子三千之徒亦嘗分別門地設為東西齋乎有司掌
議是何名色付黃削名前古所無乃使血氣方剛之
輩操此權柄唯意黜陟乖戾之舉式日斯生師長以
下莫敢誰何夫子廟廷作一鬨塲以此謂之學制周
容乎
或曰然則學生不問處地只取人與文可乎荅曰勿
論公卿良人子弟身名無玷者當許赴試古所謂取
凡民子俊秀者教之學校政謂此也
或曰京外學生額數多寡如何荅曰唐宋明列朝選
士額大略相同中國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

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矣今亦依此參酌以定而從簡可矣
或曰京師士族甚多多不過六十人則人必厭苦此法矣荅曰此當酌量事勢以定何必拘泥於六十之額乎且不以門地用人則士族不必厭居鄉曲矣若行此法則內外遠近均是覓科之地六十京額亦何有不足之患哉
或曰京外生員選補節目如何荅曰試取當如鄉試而出題當有減損矣大抵以一縣言之若設廩饍生員二十名則又當設增廣生員二十名又當設附學

生一塗而附學則無額數矣
或曰何謂廩生荅曰給廩教養者也何謂增廣生荅曰廩生外提學考選三場文字精通之士充額而止以待廩窠陞補其額矣何謂附學生荅曰凡願附名學校及考退願隷者聽之名曰附學生而不得預學校凡事矣
或曰各邑生員提學並皆親自考選乎荅曰縣考附學生幾名中格者赴上州府合考幾名然後提學又合幾邑而考選名數漸簡只限本額有闕之窠矣
或曰縣考則可以酌量缺額試取而州府及提學何

以酌選幾名乎答曰一道先具本邑學生每邑幾名呈于州府提學而臨時附學生各於紙頭書其所居邑名可矣設使一邑有生員缺額一名而縣取十名送于州府則州府取五名送于提學提學只取一名可矣

或曰鄉試考選起送之法又當如何答曰臨科時提學行文列邑使之考送鄉試人才則州縣就廩增生員考送幾名提學合試取其雋幾名送于鄉試所使之應試可矣

或曰廩饍增廣附學生臨科一體考送于提學乎答

曰只考廩增生起送矣或曰然則附生隸學何用荅
曰附學無非額生也只待廩生有缺則增廣內選補
增廣有缺則附學內選補而設也附學生但於提學
選取遺才時得與廩增同赴矣
或曰此外則不得赴舉乎荅曰設使一道當送一千
名鄉試人才則督學使者合試時先就廩增生中試
取九百九十五名次就附學生中酌選五名稱以遺
才送于鄉試可矣或曰遺才考試則雖非廩增附學
亦可觀光乎荅曰此外非士也何可許赴
或曰廩生無徭役乎荅曰何可有役乎當其增廣生

并免其父及渠身徭役矣

或曰文風南北不同生員定額多少何以為之荅曰量其地方酌定可矣設使嶺南左道縣學設二十名則如北道縣邑减定五六名可矣

或曰然則此外不得稱儒生乎荅曰豈非學生則只當稱民而已他何有可稱之名乎

或曰鄉試額數如何荅曰即今試額太多减省從簡可矣此則有難懸空論定矣或曰赴鄉試者當為幾名荅曰未定鄉試額數之前此亦難於預定而今且姑為假設問荅可乎設使一道鄉試額數為四十名

而提學考選道內儒生起送鄉試人才一千二百名則每一名科額觀光者當爲三十名矣以此斟酌定其規例可矣

或曰鄉試人才考送之際當酌選每邑幾名以送乎荅曰通融一道人才考送矣豈有每邑酌選幾名之理乎

或曰得中鄉試者稱以何名荅曰此乃擧人也與即今生進無異自唐以来謂之鄉進士矣

或曰擧人何以處之荅曰擧人自有條例從當論列矣

或曰學生之見落於鄉試者復歸本學乎答曰然矣
或曰其不陳陳相仍積滯數多乎答曰何為其然也
提學巡過考試時三次見落者例稱考退生負黙之
爲民矣此外亦有死喪之人矣亦有疾病難強年齒
已暮者矣才學不逮自願出學者矣又有舉人及就
貢者矣又有倉廩已久資次居先或有病故難待貢
次者并許申呈督學受公文親呈禮書告免庭試之
選願承空銜遥授典史名色後出學者並依格令准
許則有何積滯之慮哉
或曰勿論考退及自願出學之人并不得保其儒名

乎答曰行止有虧見黜者無可論矣無他過犯自願出學及考退而年五十以上者存其儒名不徵丁錢可矣

或曰養士之制如何答曰凡今州縣豊薄不同實爲痼弊若能裁省合設則雖有大小州縣之別亦不至於防碍設學矣中國廩士之法或每人月給六斗或不計名分俵摠給幾石米于學中俾爲儒生每月幾次會饍之需今亦參酌定行可矣學中亦設饍夫齋夫各數名以爲供饋使喚之地可矣

或曰教士之法如何答曰自當依學規教導而每月

當有月講旬講會課季考等節目矣
或曰貢擧之制如何答曰古之取士者三代則專以
貢擧漢亦親策貢士自唐宋以下雖曰設科亦未嘗
不用貢擧矣我國則只有科目而無貢擧徒尚科目
則是乃不問人之德行而只取文藝也旣知其不可
專靠科目故不得不廣取蔭補蔭補之弊自不得不
歸於專用私情勢力矣自古貢擧格例至爲纖悉有
難悉論於立談之間唯在博考古制參酌以定而若
其大綱則中國歲貢之例府學一年一人州學三年
二人縣學二年一人矣今亦就額生取其操行無玷

文學亦可觀倉廩多年循次應貢之人提學預爲考
選酌取幾員起送而或不願就貢者許赴鄉試以其
次居應貢之下者補貢以送可矣及其上來也又與
館生及會試下第之擧人恩蔭聽選之子弟各就庭
試精加考選然後始待外方教職之窠闕一齊分派
除授而其中亦有擧人貢士恩蔭子弟選官條例隆
殺之差異者及就教職之後待其考滿奏績陞差守
令則科貢蔭三塗未始不并用而取士擇人之要無
過於此矣
取士之道操行先於文士而我國則不問士行之如

何故悖戾之徒任意赴舉少不如意毆打試官作亂場屋之弊無異於惡少悍卒豈不痛哉士習不端則設科何用今若嚴立學規如有酒色放蕩行己無耻挾制官府教唆詞訟出入官門威制少民頑不率教有玷士行者許其師長據實申呈督學罷黜為民施以當律提學巡歷考選之後亦須齊會學生臨講經書出題考試果有才學卓越之人亦必優施賞格以示獎勵之意可矣

中國以花紅羊酒紙劄筆墨等項為試士獎賞之具花即宴床綵花紅則紅染段疋今亦代以紅染紬疋

猪口酒瓶紙筆等物以為聳動激奬之地可矣
或曰寄名附學其規如何答曰不以行止有玷見黜
只許考試不入格三次應黜者渠若自願寄名於附
學則聽之姑勿祧其衣巾以俟後試可矣
或曰然則附學無乃太多乎答曰附學多小有何関
係但當以凡民待之不給廩饍不蠲徭役而只許其
附試於後次而已
或曰額生之外若設附學一塗則耻為農工者必多
投入矣答曰無廩無貢全沒滋味不文之流肄此何
用或曰然則額生其無加減乎答曰或科或就貢或

爲擧人或考退則次第陞補本額而已有何嬴縮加減之事乎

或曰若設額生則外方文風其能彬彬而雖不待世家之冑可以爲國乎荅曰額生豈專爲孤寒鄉曲子弟設乎世家之冑亦無不與於額生之理矣且中國則不以門閥用人故人皆望其子孫之顯揚一鄉一里必有社學延請文士以爲之師凡民有子者皆送之讀書而父兄歛出銀米以饋此乃社學也富貴家及大商之流亦多延請文士於家以教子弟此之謂館師也凡人家子弟五六歲則已請師受業而曾見

拜師儀則擇日開館延師設席弟子四拜然後始受小學以至經書史記間亦教以述作何患鄉村子弟之失學乎自其幼少時已習文學禮節尊師敬長之道及長而入學則亦以學規持身此所以行實文學自有長就之益也

且士農工商各務其業則雖以書冊言之書賈以活字印書以賣者必然盛行矣外方儒生既有師友且有書籍精通三場文字則見識凡事何讓於京華子弟乎

或曰若行此法則門閥用人之弊可以盡祛乎答曰

此乃矯捄之綱也至其節目亦當釐正官制然後方可爲之矣雖然矯捄之效子欲聞之乎必以號令威力欲捄門閥之弊則萬無一成之理今若得叅額生者赴試不得叅者無以自顯又復裁抑蔭路則世家子弟氣沮意屈自恨其不文而已實無可以怨尤者蓋至公無私故也及其登第之後修明官制只以才行用人而釐去許多謬制則習以爲常自無扞格難行之理矣此非矯捄之實政乎

或曰士大夫豈肯與百姓子出入學校乎必不肯從矣答曰良人子國家本許就科矣私奴使令書吏之

屬無不着巾入去充滿場中士夫未嘗耻之何獨於百姓子弟不欲比肩出入乎雖然人之性禀有萬不同果有驕傲自尊不肯赴試者則任其所為可也何必使之強赴乎但此流不過內無才學只恃門閥雖不登第只望自来之蔭仕而已今若裁抑蔭路他無拔身之路渠安能終始驕傲不赴塲屋乎

或曰士大夫雖不得為學生豈肯一朝躬親農工商之業乎必不聽從矣荅曰甚矣子之惑也士農工商非國家所可分付勸沮者也唯在自己之心為與不為而已有何聽從與否之可論乎但勿論農工商之

磨而之而以

子有才學而得科無所抳碍則稍知人事之流有何厭賤農商之理乎欲就科則無文而難望僥倖欲做蔭仕則法制甚嚴不得以形勢爲之一身悠悠全無希望全無着落則自然無味不得不各尋所業矣其中必有浮浪頑濫之輩初則喧呶沮戲欲以嘗試國家而堅持勿撓磨而歲月之後回顧他人則或士或農漸有實效而渠反踽踽凉凉無所歸屬則必然漸漸無聊緘口縮頸各尋生活必矣

或曰用人專靠科目則未免隘狹之累設使三場所作果善不過得制義精熟之士而已其人果盡賢俊

才彦乎且專取科目則潛修學問之士無以致之於
朝廷豈非可歎者乎
答曰然則今世設科取士之道不但取其科文別有
選擇人品之法耶至於學文潛修之士無以致之朝
廷云者實是無見之論也近世以科舉之儒學問之
士判作二歧此誠痼弊國家責士待士如是之賤士
何以自重乎夫使學校誠修明其政則學問之士不
出於科舉而出於何處乎雖然學校無政士皆以常
調自處無意於學問二字則有志之士潛修而不混
其中勢固然矣今吾所論則必欲使學問之士出於

科擧然後國家方有得人之效矣且我國名雖曰禮待賢者其實則不識招延之本矣何以言之士修其身於家而卿大夫薦之於朝則人主當以誠禮慇懃招徠以察其學術人品之如何然後議之於公卿大夫可大用則大用可備百執事則亦命以一官如或人雖良善才難適用性執謙退必求還山者亦從其所尚以厲風俗則上下之間交得其道矣今則不然朝除夕還不少難愼人主所不識何狀人甚或生致卿相其爲無實莫甚於此噫待士之道豈係於官職有無耶必也招之以士而應之以士然後方可爲誠

實底道理不然則上未免於濫授下或涉於無耻矣
子不過閱其蔭路栽抑之論姑借學問一事以爲周
遮之計豈非心口不相應而意東言西者乎
或曰卽今京外彼此儒生擧皆面目不相見設使同
處學校之中各有所主之論小則儒罰大則陳疏寧
有情意無阻帖然同居之理乎答曰所謂儒罰前史
所無自當禁革一聽提學教職之教訓而至於儒疏
三代以上未之聞也漢末雖有太學擧幡上書之事
宋儒陳東事而此非常行無弊之事也明太祖設立
臥碑置之學校許天下諸色軍民百工皆得上書論

末世

事獨不許生員此誠深思遠慮萬古無獘之策也今
亦一從此法則學校自無事矣
或曰禁士不得言豈清朝之美事乎士論摧沮則國
之元氣索然决不可行矣答曰此乃好名務外之論
也幼學壯行乃士之責干預時事非士之職當此末
末浮涜之日既不能培養士子如三代之爲而羣聚
學宮之中使操言事之柄則唯意所欲助成黨論其
害可勝言哉士論豈無有益之時而得不補失利小
害鉅卽今學宮血戰不已至使夫子廟作一爭奪之
場天下寧有是哉此而不禁則國不爲國士不爲士

拔本塞源之圖勢不可已也噫我國黨論出於士林極於士林終至於難救之境而猶畏待士等浮虛之名不得矯革則尚何國事之可做哉

或曰提學必然循私矣荅曰必如子言則只當初不設科並與都事京試官而革罷矣蓋每科徇私者多故也不但都事京試官可罷內外百職並可革罷矣蓋無處無私故也聖人立法輔治而不能必人之初不犯法者若慮末弊則天下無無弊之事矣且即今都事京試官則徇私而無罰提學則前頭黜陟專在於取人之公不公何爲而必然徇私也

論擧人格例

或曰諸道鄕試額數不多則會試似歇於初試矣荅曰不然我國小科科規旣歇名雖曰生進苟無勢力則異能之士亦無以拔身筮仕抱才虛老者無限寔爲慨然中國則自唐以來鄕進士得赴會試宋明科制亦然古所云屢擧不第十上春官之說實由於此矣今若一叅鄕試之後亦許其每赴會試則會試之規豈歇於初試乎

或曰如此則會試擧子無乃太多乎荅曰會試掄才固宜倍艱於初試新舊科擧人一倂就試然後方可

得眞才實學矣中國會試擧人每不下四五千人我國則試額旣少雖無如此猥多之理而若比卽今會試則其數不翅幾倍矣卽今庭謁聖無初試而一國士子皆赴故紛擾雜亂全無國試模樣眞可謂擧子太多而此則無非以才選擧於其鄉者矣有何太多之嫌乎或曰擧人下第則復歸本擧否答曰不然中國生監事例甚備今難猝然盡說其顚末然擧人則猶卽今生進也學生猶卽今幼學也卽擧其鄉則游於太學可也不可復隷本縣學生之列矣

一中鄉試則終身得赴會試比之卽今生進則幸矣

科舉漸遲欲就仕路者亦就庭試中遴後得補教職許赴會試一次則出仕之路亦勝於即今生進矣

或曰然則舉貢中何者爲太學生乎答曰諸道歲貢學生趁期上來然後設爲庭試中遴者方可謂太學生今亦稱以館生可矣此流讀書館中以待教職之除舉人則每科會試入格之外其次等第分數未及而見落者若干名多不過十名酌量取送于太學謂之副榜而得與貢士讀書待遴可矣

或曰然則副榜舉人當自太學赴會試太學貢士亦赴漢城鄉試乎答曰然矣

或曰然則恩蔭一事何以處之荅曰此則當另有論列於蔭叙一欵矣以蔭八館者自古謂之恩生元不坐館讀書只於庭試考選之際自顧就試者投牒赴試願得空銜者不試而許之矣

或曰然則出仕之道當爲幾歧荅曰科貢蔭三塗是謂正道出身自及第至舉人是謂科也貢則貢士蔭則蔭叙是也

論科舉條例

科舉之制莫善於朱子貢舉議雖不得盡行分經配年之制只以子午卯酉年定行大比且以經史試士

則分經之意亦在其中參酌定制可矣
或曰我國慶科稠疊何以處之答曰遇慶設科稱以慰悅士子此實無依据之事也國之取士非欲悅士也欲以求賢也士之赴舉非為拔身也欲行所學也然則以慶設科果何義理人以每　朝即位增廣為慶科噫人主豈以踐祚為慶事至於設科乎即位之初所當詳延賢士以諮治道故漢人始之此豈以即位為慶事而然乎所謂慰悅二字鄙陋無稽自是俗子之論待士子有若軍卒之希望賞格者然此何道理凡諸增別庭謁聖春塘節制等科非但前古所無

亦本非國初之制也輩之何疑
或曰然則式年之外無他科擧耶荅曰古者大學之
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
達強立不返爲大成此乃朱子分年試士之本意也
大比之外別設何用但卽今明經科制無據故人以
式年爲無用之科若不釐正何以得士所謂明經者
明其經義之謂也今取目不識丁諺字翻讀之類用
之何處必以背誦不錯一吐爲明經懸吐經書本極
可笑以此謂之明經豈非駭恠之甚耶
每式年鄕試試所不當輪設各邑宜設諸道監司所

住營下邑剏建試院以爲恒定之地可矣盖監營自是都會之地設塲凡事自勝於殘縣小邑故也
第一塲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减一道而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易主程註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䟽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公穀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䟽可矣
第二塲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表中一道可矣
第三塲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未能者許减二道俱三

百字以上可矣洪武中詔須此制麗朝不能遵行詔
辭猶載麗史而我朝以四經四書出題監試試士此
猶畧遵明制而然也或曰此是中國擧業之文今日
士子安能辨得乎荅曰我國士子何獨不能辨中國
文字乎唐宋以来制科程式文字布在方冊抄出典
雅之作刋刻成書須之學校可矣
或曰鄕試想必搜挾矣經書傳註儒生安能一一暗
誦以制經義乎荅曰雖不暗誦若玩味熟讀融貫胸
次則豈不能臆記其義發明經旨乎且經書中力量
不逮者許其各減一道矣有何不能荅義之慮乎

或曰子於科舉條例有曰第一場試四書三道經義四道云者若然則是但以四經試士也考官之五經分房及皮封中各書所治本經何歟答曰庸學論孟各問三條詩書易春秋禮各問四條矣或曰舉子盡對乎答曰揭題三十二條內四書十二條盡對經則只當各就所治一經對其四條而已或曰經之為教既已不全樂經亡而禮經闕二戴已非正經而今於五經只習其一則本經之外必為生面文字矣答曰必欲使士子淹通經訓則十三經皆可出題矣但事勢難行日力精神皆有未逮自漢以來亦尚專經之

學以此試士有何不可且苐三塲旣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此則當於五經中拈出以問果若生面安能條對乎苟非博通經史之士雖敺之赴擧亦必不赴矣

或曰旣以一經試士則考選本經之外至於鄕試則不得改他經耶答曰鄕試欲改本經則進塲之前先改本經書塡皮封受印進塲而雖至會試欲改本經亦當如鄕試之例矣

或曰苐三塲策只問經史時務乎答曰問以經史觀其學術策以時務見其才識足矣今之策士則不然雜問不緊之事甚或流於荒恠浮誕之域固已失其

策士之體而程文體格尤極無據所謂虛頭太半爲俳優雜劇所謂說弊全謄主司所問所謂救弊必尋誠正等字蹈襲前套作一板樣說話未坼名前足知其爲人非虛浪浮薄之輩必汚賤庸碌之流開場取士覔此何用

或曰然則科舉文字如何而可答曰策問雖曰敷奏以言既不免專以言辭取人之病而詞華藻麗之言尤是有道者之所羞也然於其中亦必先器識而後文辭取敦宲而黜輕靡以存求士之本意然後國家庶有得人之休矣且朝家所需文字自有其體必須

簡重切實有典有則然後方可施於政事辭命而其人之品格精神亦必可觀得士之道斯過半矣然必有功令定律方可以刊落舊習漸就雅訓今試畧言其一二

凡於出題之際或經或史所問須含蓄不顯以觀對者才識至於所對唯務明白直述只就所問本事言其得失不許繁文敷衍亦不許引用謬誤雜書語錄禪語之類如有駕虛背道乖典雅平實之體冗漫不切為浮汎荒雜之説字數太過有違格式者必加黜落可矣

或曰第二場有所謂判語五條此是何等文字耶答曰自唐有書判即今日署决之辭而律家所謂断案是也今就某律某犯某事某争㖿問如何决遣則舉子引本律條對可矣或曰古人有讀書萬卷不讀律之語豈可以此試士耶答曰律學居六學之一當官斷事關係至重豈可專廢不講耶漢有明法科宋有明法試東坡之詩乃譏誅人讀法也然讀法本出周禮伊川以爲不可廢古人何嘗不講法律耶今於中場畧問若干條以觀其學問政事之才有何不可

或曰試規如何答曰提學臨科嚴加考試選取幾名

雜數

滿其額數然後成給公文送于鄉試儒生亦持其臨科被選試卷納于試所收掌官可矣
赴試儒生正卷草卷二紙及筆墨硯外勿許挾帶片紙隻字進塲時嚴設幾重號門一一搜撿果有犯禁懷挾文字銀兩者依律枷號行文本學黜之爲民不許再試可矣
試前二日設立試院中東西行席舍計量入塲儒生名雖間間隔塞然後編成字號儒生依其中選次第入坐席舍舍外抽籤派給軍士幾舍幾名終始看守巡綽官嚴加巡視可矣

儒生黎明入場黃昏納卷文不成者扶出可矣

我國懸題之規不但舉子林立謄書紛擾莫甚會試則逼近簾下實有場屋不嚴之弊出題之際以活字限舉子名數排印試題一一考準無差然後散之舉子舉子領題後出送工役可矣

試院中門外門則一院襟喉監門官嚴加看守監下鎖鑰官負鋪陳從人飮饍出入并加搜撿嚴察簾內外不得相通可矣

場中席舍一從編成字號監試官親自掣籤不意稽查如有越舍講問等情弊登時扶出依律科斷可矣

坼名之日提調官即將中式儒生朱墨卷一一查驗中式試卷果與提學考送試卷字跡出自一手即令本生着名試卷後用印鈐識馳送禮曹如或字跡不同出於他手者即時拔去仍將本生依律處之可矣

儒生試卷務依所出題目次第楷書不許一字草書試紙正草卷各紙十二幅連粘紙縫內書三代籍貫所治本經受印進場可矣

儒生試卷用墨筆謄錄對讀受卷皆用紅筆考試官用青筆可矣

收卷官設置全藏關防印記儒生呈卷時作文全場

者踏全字關防减場者踏减字關防仍并附錄長條字號記以為憑驗之地可矣
開試間一日甚為忽遽不成國試制度間三日開試可矣
或曰試院職事官員當為幾何荅曰正副二主考自京下送同考官五員以文科州縣官充補以備五經分房之制可矣
提調監試官一員以本道御史充補供給官一員收掌試卷官各一員彌封官一員謄錄官一員對讀官四員受卷官二員並宜以守令教職充補可矣巡綽

斂收

監門官各一員搜檢官二員以外方武職充補可矣
或曰簾內外之制如何答曰正副主考五經同考七
員在簾內監試官在簾外簾內外凡事皆不得相干
涉可矣其外多官亦當各守號門不得攙越干涉各
守所職可矣
或曰對讀云者謂入簾對讀耶答曰不然凡試官入
院後監門官封鑰內外門户凡有開閉親自照檢儒
生呈卷則受卷官收受畢類送彌封官書填字號畢
類送謄錄官謄錄畢送對讀官對讀畢以五經分類
作軸方送內簾則主考二員先以五經冊名書于小

籤納箱信手各抽一枚同考官又爲分抽各考所抽
一經可矣
謄録云者即今易書之規也多取吏典能書者督令
謄書試卷送于對讀官則一人對紅卷一人對墨卷
細細查正俾無一字脫誤謄録時紙背附書某人謄
録無差對讀時亦於紙背附書某人對讀無差如或
有一字潦草脫誤差訛等獘謄録對讀所將書手吏
典嚴加罪罰若試卷八簾後摘出差誤落字者監試
官即爲查究謄録對讀官叅劾革職可矣
或曰試官紙背若書謄録對讀人姓名則或有以此

作爲暗號用奸之患矣答曰不然一書手所謄一對讀所讀不知其幾軸而又不知歸於何考官所閱則暗號何能逞奸

或曰第二第三塲亦當分考耶答曰然矣試卷籤招軍士使之均攪雜軸各成幾軸標以某字然後考官又各抽籤各依籤字分考可矣或曰軸軸抽籤耶答曰萃合十軸或二十軸爲一軸各考幾軸可也豈可軸軸抽籤耶

考試紅卷已畢然後方許提取墨卷　對字號其前則勿許取入墨卷于簾内可矣或曰如有相考事則

奈何答曰監試御史取入査凖後果有誤書脫字書
其謄錄對讀官罪名于試院文冊如無脫誤頁入墨
卷亦書考官違例罪名于文冊以報禮曹可矣
或曰三塲文字入格之規當如卽今增廣之規乎答
曰不然增廣初試三塲分題試士已無所据三日乾
試輒以一篇得中故貫三塲與一塲入格者全無分
別實啓僥倖之望此則不然畢考後三塲所作幷入
優等者置之高選其餘則從其三塲入格之多寡等
第之高下定其立落一如計畫之規可矣
或曰圻榜計畫之際或不無愛憎去取之患矣答曰

正副主考監試御史試院執事等官會坐試院至公
堂將其三塲優等次第下等諸卷各設號簿随圻随
塡盡圻三塲随名計畫扣筭磨凖限額塡榜榜以第
一名某甲詩經義幾道某等幾分書義幾道某等幾
分論某等幾分判幾條某等幾分表某等幾分策幾
道某等幾分第二名以下亦然臚分彪列擧皆井井
開列則畫數多少瞭然莫迯矣先成草榜塡入等次
繼出正榜張之試院則落榜之人曉然皆知其等第
分數矣試官安得容私乎
試院奸弊雖曰甚多受卷官待擧子盡出始踏闈防

類送彌封所塡號則字號相通之掾絶矣籤抽試卷各自分考嚴禁號門內外隔絶日後生事𨓏生監門官則文頭傳遞之徑塞矣新中墨卷與前日考試墨卷查對筆跡落幅並給本生試文即以活字印出須之道內學校則借筆換卷之蹊斷矣

或曰以青紅墨三筆分用於試卷何耶荅曰對讀時紅墨二卷查校誤字旣甚分明試官以青筆精加批評於紅卷則旣無字跡眩亂混淆之患且絶盜换試卷之弊此所以必用三色筆矣

或曰五經分房其意何居荅曰分房云者非謂携去

試卷於各房也同考官各自專經考閱然後就定優劣於正副主考主考則摠考全塲試卷以定立落方可無考試怱遽草畧之患矣分房考官擇其詞理優長正卷又取其次試卷名以備卷以聽主考之去取主考合考時各房正卷未盡則更考備卷備卷未盡則更考餘卷十分審察必期於務得人才然後方合於策士之道矣

或曰欲行此規則所入才力夥然此為可慮矣答曰國家大事其有加於求士一事乎應入物料分派各邑輪次取用官錢而并有定額其外雜項木料等物

收付官司以為下次開科時所用可矣
或曰會試之規如何荅曰大體與鄉試無異新舊科舉人赴試之際當成給公據執照赴試會試墨卷查對字跡則當取考鄉試試卷至於會試試官又當增於鄉試矣
或曰新舊科舉人并赴會試則額數有難預先的知場中席舍等事何以為之荅曰凡鄉會殿三試當有定期儒生自當前期八京投呈公據開場凡事以此為準可矣擇日開科元來不緊求之前世未有此規宜以秋某月某日初試春某月某日會試定為試期

以行則好矣

或曰殿試之規如何答曰殿試宜試時務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而至於巡綽搜撿彌封監試等試規一如會試可矣

或曰我國場屋必揭題觧其事何如答曰設科試士欲觀其才學淵源出揭觧題是何意思或曰旣以禮經試士則初場以庸學出題何如答曰朱子貢舉議分經子試士旣試禮經兼試庸學語孟各一道今此科制實遵朱子之議故也

或曰如是取士之後更不試而注官耶答曰豈無館

試乎當於甲科之外復依試規選取幾名而上請賜題以防漏泄分授館職諸曹縣任等官而並宜討論古制以行之可矣

或曰試院文冊雖報禮曹試事既畢之後誰肯根究用罰耶不過掩置作一文具條例矣答曰科擧乃是求賢大事何可草草過行無查勘罪罰之政乎監試御史作文冊報禮曹則禮曹以類移文吏兵諸曹使之勘罰輕者登之考功司文冊以待日後考滿時叅攷用罰重者憲司之主管各道官員登時疏請查究勘律可矣烏可任其掩置文冊作一休紙乎

論科貢蔭三塗格例

或曰所以任用之道三塗無異乎答曰豈無差等乎擧人不如及第貢士不如擧人蔭叙不如貢士而亦自有一定格例踰越不得者矣

或曰及第出身固勿論矣擧貢恩蔭任遇不同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制甚密不可悉擧而此則當釐正官制然後可行矣以擧人言之果有善擧教職之效則待其考滿移陞縣令績庸果著則自縣而郡自郡而府自府而州馴至於方面佐貳之官自佐貳而陞方面自方面而又陞京堂自京堂而又陞卿宰亦無

不可且擧人在州縣而果於考滿奏績之時苟有如漢時循良莩一之褒者則兩司會薦付取差除言官亦可大抵擧人仕途可至六曹正堂而除吏兵禮三曹之外皆可做矣雖然此亦一從考滿之制可矣盖累經考滿則出仕數十年之間自非循良廉謹之人決難無事序陞至此矣

或曰擧人有勢力而猥占陞擢則柰何荅曰我國用人之道全不問實事故凡事可以勢力為之今以守令陞擢言之吏曹臨政欲擢所親之人則輒以有聲績人備望為請而其實則有何聲績耶不可任意做

出其聲績二字以為行私之資誠可痛也今若一循考滿則三六九考滿無過在職者便是善治之人只就此中以此陞擢則形勢二字安得闖用於其間耶至於貢士仕途外可至於州府方面內可至於京堂而其制稍殺於擧人矣恩蔭之人外亦可至於州牧府尹內亦可至於該司正堂而其制又稍殺於貢士矣

或曰京官正堂云者果指六曹而言耶荅曰六曹長貳其任至重豈可輒授蔭敘之人耶以即今六曹之外言之中樞敦寧等職亦設知事以下以待恩蔭秩

高之人矣然而有職無責有名無實一并釐改可矣
今就太僕尚瑞樂院司饔禮賔等各司以其提調為
卿貳以寺正陞為堂上以僉正陞為少卿如中國之
制以處貢蔭資高者則官制秩然可觀而由貢蔭出
身之人亦可為榮身之仕擧職之地而貢蔭仕塗止
此足矣此外小各司悉皆裁省分歸其務於六曹可
矣
或曰此外如醫譯書畫律筭陰陽等雜技出身之人
積勞資深者何以處之荅曰醫譯雜歧亦自有本衙
門實官而曰其課試等第付祿之規雜亂無據以致

雜職賤如泥土矣以內局言之若設正官如中國太
醫院使及使副之規以處首醫等數員則官尊祿厚
足可榮身而不止之爲以醫司言之自正僉正以下
皆是實職而每爲不緊課試使之輪回喫料如軍職
祿遞兒之規故正僉正至賤可勝歎哉今若大加裁
省生徒之額數稱以醫士譯士設爲定額唯許以久
次次次陞補正官則所謂雜技實職自然至貴更無
濫雜冗剩之患矣此流既係雜職何可冒竊臨民莅
事之任耶以醫官言之果有卓異功勞則或增其俸
或賚以帛或賜以幾品服色使以高品判事本衙門

而以或如

可矣守令之賞前古所無而此而安得爲治乎

論恩蔭銓叙事宜

或曰子於門廕銓叙有所引而未蔽願聞其說荅曰有虞世賞歧周世祿獨不世官者人賢否殊也逮至周官師氏以禮樂德行掌國子之教然猶考藝進退未嘗世其官而必任焉後世蔭補之制盖寓世祿之意而漢氏以其有弊或罷或行唐朝弘文館生之制略倣周家師氏之意而亦無事實唯宋承五代優假藩鎭之餘風任子之恩視古頗厚然其得官者亦皆投牒就試或保薦赴擧考閱極嚴規制甚密中格然

後方得補官考滿然後方得陞轉其選可謂艱矣苟非銓試八格科目出身者則亦無以馴致崇顯而今人不曾細考其規只見宋世蔭途之多名流便謂坐得清華殊不知此非真拜正職者也宋人於郊恩大慶例得奏名蔭子雖以武官高品亦得奏授文資以授其子雖待制博士之流其實則不過空名檢校之類耳我國蔭補之制實為太濫吾已論其弊而科貢蔭三途亦不可偏廢固宜參酌古今定為格例而行之今試略論其梗槩如左

以散官承蔭言之官通訓禦侮以上者之子婿弟姪

每遇慶典輒許代加試以通訓言之其數無限況其子壻弟姪耶一人一次蔭子弟其數亦無限況代加之典幾至於無歲無之者耶以懸蔭擬望言之清白吏戰亡先賢等後裔皆得擬望此等人子孫不知其幾千萬而稍有氣力者皆生做官之心奔競營求勢力取捨之弊安得不日甚月增耶且既曰門庇任子而雖以大臣子祖先無可懸之事當身不得為進士則年四十做監役之外更無擬望之路雖政承冢宰之子其安得盡做監役耶名曰門庇恩蔭而實則不然此何事理此外諸道薦吏才薦之類無非渠自營

求不似莫甚者也用人之格如是雜亂其何以爲治乎

今欲矯此弊則宜取任子一事大加釐正當以京官三品以上外官二品以上實授文武某等正職者子孫奏名承蔭而職官一人只許承蔭一名待其年滿二十五歲父祖三六九考滿然後許令名隷館生在家讀書科擧無成自願投牒得赴擧人貢士之廷試者則許之就試中格然後方與擧人貢士待次補官而進取之格亦當稍殺於擧貢矣

或曰館生得中廷試者處以何職荅曰當以次第銓

補齋郎待其三六兩考考滿後方得陞轉矣或曰陞
以何官荅曰令之察訪監牧公然爲閑雜人差除之
地通稱察訪并爲差遣待其一考滿後果有廉幹奉
法之褒則以次陞授守令守令後得三六九考滿考
績則漸陞以州牧府尹或有卓異之績累被旌薦則
亦陞方面佐貳然後內遷而仕止該司正堂可矣
或曰該司正堂其無人衆窠狹之患耶荅曰裁省各
司宂官之際擇其事體甚重衙門如司僕尚瑞奉常
司饔之流陞其副僉正等優待年老蔭官之窠及如
運判經歷之類設爲堂上佐貳官幾坐以處恩蔭秩

高之人可矣

或曰不願試試者何以處之答曰如此則投牒銓曹以承空銜職事可矣試以大臣子言之若得四五品郎僚官號則其下當以次遞減而亦當以恩授其官書給告身矣或曰以爲疲惱不肯投牒者奈何答曰不願則何必強之耶但以父祖之蔭恩授官號俾以冠帶榮身于家則國家之恩遇甚厚安有疲惱之理乎

或曰然則蔭補者皆是三品以上三考滿者之子孫也清白吏戰亡人子孫不得做官乎答曰歷代以来

并無以此得官之規矣
以戰亡言之其子則猶可復其身而無限後孫豈有
盡許承蔭之理乎法制疎濶如此誠可寒心清白吏
抄選尤極寒心此實無稽之政長僞之階也
或曰承蔭亦當有世代之限耶荅曰必須嫡長子承
蔭而子亡則孫孫亡則曾奏補可也一品三世二品
二世三品一世參酌用蔭可矣
或曰見今蔭仕之人皆得赴擧此事何如荅曰赴擧
求爲以事君也旣已投牒而就擧貢之廷試得授蔭
職則此亦足以恪勤奉公以爲事君之地何可復許

其就試乎階三品官牧使之人亦得赴擧實類龍斷是何道理擧人就教職者只許赴一次會試貢蔭則旣得注官之後不可復許矣

總論選擧貢蔭事理

或曰如子所論則入仕之路幾歧答曰大抵有四歧曰科第曰歲貢曰恩蔭曰吏員是也

或曰以科第言之每於三年大比直依科目次第試取其尤俊異者幾名入館肄業其餘則隷事六曹以次補官又其餘則以次直補縣邑如是則文科出身者不患其不得注官矣但勿論年歲之方壯與老衰

者只以殿試名次補官乎
荅曰年五十以上者不當就館試之選此自宋朝已
有禁矣只當以次分隷各曹及縣邑俾趂年齒之未
甚衰膂力之未甚憊得以鍊習政務宣力中外可矣
或曰舉人亦稱以科第則任用之格何其隔絶於文
科出身者乎荅曰舉人雖曰科第既未及出身則其
於任用豈得無間隔等級之不同乎舉人以會試副
榜得為館生而與本館生及恩生（恩蔭入館者謂之恩生）同就
廷試中選則得授縣邑之學職矣累舉無成自願就
試者亦許之矣老衰不願就授願得遥授學職名號

者亦許之矣以學職考滿治最者得遷縣令三六九
考滿善治者外而為方面內而為三曹及三曹正堂
舉人唯當患不善居官不當患任用之不重矣
或曰歲貢恩蔭之任用又不及於舉人何也荅曰舉
人乃是科第中人貢蔭則不然故略有待遇等級之
不同然貢蔭調用與舉人大抵規制無異不過舉人
仕路先一步貢蔭遲一步而已末後限職外則州府
方面內則各衙門之正堂皆可為之其視舉人不過
微遜一階一級而已
或曰吏員之得預仕路豈不猥濫乎荅曰此不過崇

庫之微任幕府之末職何足爲累於仕路乎當論撥補格例於下方矣
或曰即今仕路文武蔭三歧不勝其壅滯又開歲貢吏員二歧則尤當有淹滯之患矣
荅曰今日文武蔭之八仕復職陞遷果有定格定制乎以文科言之終身不霑一命而死者無限况武科乎無定格無公道無黜陟無賞罰擧國之所從事者不過形勢二字而已若行此法則自儒生至朝官皆有定額定格官職之得不得專由於自己之才不才資級之陞不陞專出於政績之治不治事事而付法

我無成心也人人而責已政無私意也賢者淬礪而自勉不肖者量能而自止吾只見其仕路之絶無混淆而已未見其有壅滯之慮也